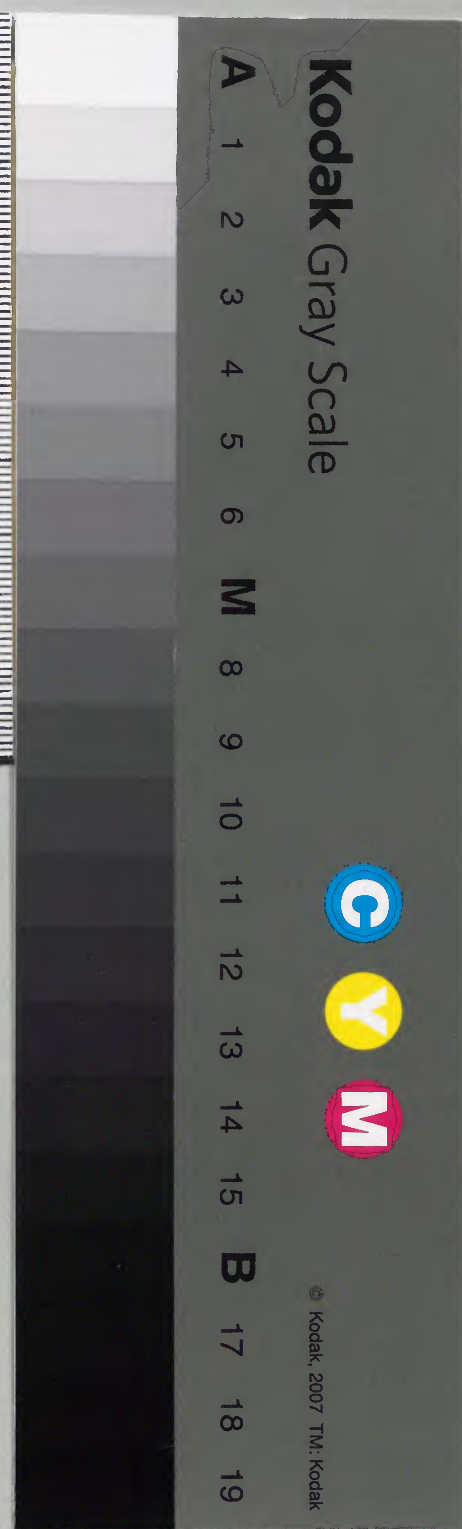


三國志演義 五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7847	
冊數	12 (5)		
函號	附	1	8



新刊校正古本出像大字音釋三國志傳通俗演義卷之五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明書林周曰校刊行

劉玄德敗走江陵

却說張飛因關公放了上流水遂引軍從下流殺將來截住曹仁混殺忽遇許褚就與交鋒不十餘合許褚不敢戀戰奪路走脫張飛趕來接着玄德孔明一同沿江到上流糜芳劉封安排船隻等候一齊渡河孔明教將船筏音放放火燒毀軍馬盡赴樊城去了却說曹仁引着敗殘軍馬就新野屯住使曹仁去見曹操具言失利之事操大怒曰諸葛村夫安敢如此揮動三軍盡至新野漫山寨音野下住寨柵操教軍士一面搜山一面填塞白河令大軍分作八路一齊去取樊城劉曄曰丞相初到襄陽必用先買民心民心若定緩兵微亦可守

樊浦城邊龍帶晚煙歸別洞
劉玄德敗走江陵



江陵道上鶴食朝露宿他枝



矣。目今劉備盡遷新野百姓入樊城。一槩盡起兵。二縣為葦粉矣。不如先使人招安劉備。縱然不降。亦可以見愛民之心也。若使事急來降。則荊州之地不須征戰矣。然後舉襄陽之兵。可圖江南也。曹操曰。善。可使誰去。劉曄曰。徐庶舊與劉備至厚。見在軍中。何不命他往說之。操曰。他去不復來。怎生奈何。曄曰。庶若不來。貽笑後世。使之勿疑。喚徐庶至。操曰。吾本欲踏平樊城。奈憐眾百姓之命。汝可往召安劉備。如肯來歸降。免罪賜爵。如若執迷不順。軍民共戮。玉石俱焚。吾今知汝忠誠不疑。使之汝無負吾。徐庶受命而行。行至樊城。玄德孔明接見。共訴舊日之情。已畢。庶曰。操使某來。乃假冒民心。操之奸計也。某若不還。致惹萬人之笑。又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盡此方寸也。今老母已喪。無益於事。終身不設一謀。非為人也。公有卧龍輔佐。何愁大業不成。今操分八路之兵。填平白河。踏碎樊城。公可速行。勿請自誤。庶辭別而去。玄德與孔明曰。似此如之奈何。孔明

曰。可速棄樊城。取襄陽暫歇。此為上計。玄德曰。爭奈百姓相隨許久。安忍棄之。孔明曰。可令人遍告百姓。有願相隨者同去。不願者留下。先使雲長去江岸。準備船隻。就令孫乾簡雍在城中揚聲曰。今曹兵將至。孤城不可久守。百姓願隨者。便同過江。兩縣之民。若老若幼。齊聲大呼曰。我等雖死。亦隨使君。即日號泣而行。却說徐庶回見曹操。乃說劉備並無降意。操大怒。即差五萬兵去填白河。分八路軍。剋日進兵。却說新野樊城百姓。聽得大軍來。只見後面扶老携幼。將男帶女。滾滾渡江。兩岸哭聲未絕。玄德於船上大慟曰。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難。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左右扯住。聞者莫不慟哭。船到南岸。回顧那百姓未渡者。望南而哭。玄德急差雲長催船渡之。方纔上馬轉至東門城上。遍插旌旗。壕邊密布鹿角。拽起吊橋。玄德勒馬於門邊大呼曰。賢姪劉琮。吾但欲救百姓。與你並無疑心。可快開門。入報劉琮。劉琮懼怕。而不能起。蔡瑁張允得知劉備喚門。遂來敵樓

上叱之曰左右與我亂箭射之城外百姓皆望敵樓而哭忽後城中一將默然跳起引數百人登上城樓來殺蔡瑁張允此人是誰身長九尺面如重棗自似朗星如關雲長模樣武藝獨魁江表義陽人也姓魏名延字文長延大呼曰劉使君乃仁德之人也汝等何故曹操以圖爵祿非義士之所為吾今願請使君入城誅賊輪刀砍死守門將遂開城門放下吊橋大叫劉皇叔領兵殺入城以討國賊張飛躍馬欲引軍入城玄德急扯住曰休驚百姓飛因城上人放箭恨不得踏平襄陽爭奈玄德不肯魏延正言中間一將飛馬引軍而至叱之曰汝是無名下將安敢亂言以犯上耶其人身長八尺面貌雄偉南陽宛城人也姓文名聘字仲業乃荊州之大將也挺鎗躍馬直取魏延兩下軍在城混戰喊聲大震玄德曰本欲保民反害民也吾不願入襄陽也孔明曰江陵乃荊州緊要錢糧之地不如先取江陵為家陳襄陽多矣劉玄德曰正合吾心於是百姓盡離襄陽大路望江陵

行來襄陽城中百姓多有乘亂逃出城來跟玄德而去魏延戰文聘殺已至末手下人皆折盡匹馬出城後面蔡瑁張允又趕魏延不見玄德自投長沙太守韓玄去了却說同行軍馬有數十萬大車小車數千輛挑擔背包者不計其數道路之傍偶見劉表墳墓釋義按一統志劉表墓在襄陽府城東玄德引眾將拜於道傍而告曰不才辱弟劉備無德無仁失兄寄託之重此實不得已至兄英魂垂救荆襄之民助備而退曹操言甚悲切三軍無不下淚後軍報曰曹操已屯樊城使人收拾船筏次後渡江趕來也何不速行孔明曰江陵要緊可以拒守今擁大眾十餘萬皆是百姓披甲者少日行十餘里似此幾時得到江陵倘曹操至如何迎敵不如暫棄百姓先行為上玄德泣曰若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何以棄之百姓聞得莫不傷感後來史官習鑿齒論劉玄德此是第一件好處

論曰劉玄德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迫事危而言不失道追

景升之墳則情感三軍。總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投醪撫寒。含羹問疾而已哉。考證按通鑑綱目無其所以結物情者以下三句。

其終濟大業不亦宜乎。後宋賢有詩曰。同難甘心隨百姓。顧恩揮淚動三軍。襄陽官道興兵日。行客猶然憶使君。

玄德將傷百姓而行。孔明曰。追兵不久必至。可遣雲長速往江夏求救於公子。可起兵乘船會於江陵。釋義按一統志江陵漢之縣名。今屬襄陽府。玄德從之。脩書使雲長孫乾引五百軍速往江夏求救。雲長去了。令張飛斷後。趙雲保護老小。其餘顧管百姓而行。走十餘里後歇。却說襄陽城中。因文聘魏延廝殺。殺死千萬餘人。事定之後。曹操在樊城使人渡江。喚劉琮相見。琮懼怕不敢往見。蔡瑁張允請行。琮教與文聘同去。王威密告琮曰。曹操得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心必懈弛。無備矣。願君奮整許兵數千騎。設於險處擊之。操可獲矣。獲曹則威震天下。坐而

虎視中原。雖廣可傳檄而定。非徒收一勝之功。保守今日而已。此難遇之機會。不可失也。琮聞之。告蔡瑁。瑁叱之曰。王威不知天命。逆順之理。安敢說吾主也。威怒曰。賣國之徒。吾恨力不足以啖汝也。瑁欲殺之。蒯越勸往。遂與張允同至樊城。拜見曹操。瑁等辭色甚是諂佞。操問荊州軍馬錢糧。今有多少。原是何人管領。瑁曰。馬軍五萬步軍十五萬。水軍八萬。共二十八萬。錢糧大半在江陵。其餘各處亦足供給一載。操曰。戰船多少。原是何人管領。瑁曰。戰船大小戰船七千餘隻。原是瑁等二人管領。操加瑁為平南侯。水軍大都督。張允為助順侯。水軍副都督。二人拜謝。操又曰。劉表在日。希望為荊王。不遂其志已死。今子劉琮既降於吾。吾當表奏天子。必封王位。二人大喜而退。荀攸曰。主公不識人耳。蔡瑁張允乃諂佞之徒。何故加封如此顯官。更教都督水軍乎。操笑曰。吾豈不知人乎。吾所領北地之眾。不習水戰。今權且用之。成事之後。便當殺戮。荀攸見說愕然。却說

蔡瑁張允歸見劉琮所說曹操封王之事。琮大喜。次日與母蔡夫人齎印綬執兵符。親自渡江。伏道拜迎。曹操撫慰了當。一同入城。蔡瑁張允令襄陽百姓香花燈燭迎接文武官員。遂拜階下。操喚蒯越近前撫慰曰。吾不喜得荊州。喜得異度也。釋義。興度乃蒯越字也。江陵太守樊城侯光祿勳傅巽為關內侯。王粲為關內侯。丞相掾以十五人皆為列侯。劉琮為青州刺史。便教起程。琮大驚。辭曰。琮不願為官。願守父母鄉土。操曰。青州近帝都。教你隨朝為官。免在江陵被人圖害。琮再三推辭。曹操不准。只得拜辭而去。與蔡夫人同往青州去。只有故將王威其餘官員送至江口。而回。操喚于禁囑付曰。你可引五百騎赶上劉琮全家殺之。以絕後患。于禁得令。行不數程赶上。某傳丞相令。教殺汝。蔡夫人抱子劉琮痛哭。于禁喝令軍士下手。止有故將王威奮力相殺。被亂軍殺之。可惜劉琮全家被于禁殺了。便回。靜軒詩曰。

疎賢信佞欲偷生。空獻荆襄九郡城。晨牝孺兒駢首戮。誰知曹操不容情。

却說曹操痛恨孔明。使人隆中尋孔明妻小。搜尋不知去向。原來孔明先令人搬送去三江內隱避之。操深恨之。及襄陽既定。劉玄德已去二十餘日。荀攸諫曰。江陵乃荆襄重地。錢糧極廣。劉備奪之急難動搖。操奮然怒曰。公不早言。孤已忘之。隨即拘集諸將。新舊中皆無文聘。使人尋之。方纔來到。操曰。你来何遲。聘對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荊州。以奉國家。荊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境土。生不負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遂。不得已。以至如此。實懷悲慙。無顏早見耳。遂歔歔流涕。操愴然曰。仲業真忠臣也。除江夏太守。賜關內侯。操教文聘引軍指路。操問左右。此時劉備約行有多少路。知者答曰。聞劉備一同百姓。日行十數里。計程只有三百餘里。操教各部下選精兵五千軍馬。速即前去。限一日一夜赶上。劉備後大軍陸續便進。違令

者斬諸將得令都來選揀好馬鎧甲拴束已了。曹操自騎戰馬帶領中軍能爭慣戰五千人一齊上馬自監督衆將星夜趕來。未知玄德性命如何。下回便見。

長坂坡趙雲救主

曹操親領鐵甲五千。限一日一夜趕上玄德。令如風火。誰敢怠慢。都跟文聘而進。却說玄德引十數萬百姓一千餘軍馬。一程挨一程往江陵進發。分付趙雲保護老小。張飛斷後。孔明曰。雲長去了。絕無音信。不知如何。玄德曰。欲煩軍師親往催促。劉琦昔日感公之教。以獲全生。今公一往。事必諧矣。孔明不敢推辭。引劉封帶五百軍。先往江夏來救。應允去了。當日玄德自與簡雍糜竺糜芳。正行之間。忽然一陣狂風。就馬前撮起塵土。冲天平遮紅日。無半點光彩。耳邊只聞毫_{音毫}陶_{音陶}之聲。玄德驚曰。此是何兆也。簡雍頗明陰陽。袖傳一課。失驚曰。大凶之兆也。應在今夜。主公可棄百姓而走。玄德曰。吾從新野

相隨到此。安忍棄之。雍曰。主公戀而不棄。禍不遠矣。便問前面是何處。答曰。前面便是當陽縣。釋義按一統志。當陽。漢之縣名。今屬襄陽府。這座山名爲景山。玄德曰。只就此山住扎。秋末冬初。涼風_{音涼}黃昏將近。哭聲遍野。宿到四更時分。只聽得西北喊聲震地而來。玄德大驚。急忙上馬。引本部精兵二千迎敵。曹操操率精兵掩至。勢不可當。玄德死戰。正在危急。忽一彪軍來。乃張飛也。殺開一條血路。救玄德望東而走。回顧觀看。南邊有千百人馬。殺到長坂坡下。文聘當先攔住。玄德罵曰。背主之賊。非大丈夫也。文聘羞慚滿面。領兵投東北角去。背後許褚趕來。張飛保着玄德。殺散鐵騎。迤邐望東而走。漸漸喊聲遠去。玄德方纔歇馬。喘息未定。回看手下。隨行止有百餘騎。百姓老小并糜竺糜芳。簡雍趙雲等。皆不知下落。玄德望西哭曰。居民十數萬。皆因戀我。遭此大難。吾家老小。皆不知下落。存亡雖土木之人。寧不悲乎。正恁惶惶。噯之時。忽見糜芳面帶數箭。跪於馬前。口言反了。常山趙子龍。

新將褰旗狼虎穴中驅戰馬

長坂坡趙雲救主



擎天保駕貔貅隊裡護真龍



全宋三國演義卷之五

也投曹操去了。玄德叱之曰：子龍是吾故人，安肯反也？張飛曰：他知我等勢窮力盡，反投曹操，以圖富貴，此乃常理也。何故不信？玄德曰：子龍與吾相從患難之時，他心如鐵石，豈以富貴能搖動乎？糜芳曰：我親見他投曹操去了。玄德曰：子龍必有事故，再說子龍反者，斬之。張飛曰：兄弟親自尋他去，如撞見一鎗刺死。玄德曰：休錯疑了。豈不見你二兄雲長誅顏良也？子龍必不棄吾，任他自去，不要相逼。吾料子龍必不棄吾也。補註：此是玄德知張飛喚衆將跟我來，只有二十餘騎跟去，其餘都跟玄德去了。補註：原來張飛常要鞭撻軍士，願跟者少。張飛引二十餘騎同至長坂橋。考證：此橋皆是木，非石橋也。張飛回看橋東一帶樹木，飛生一計。補註：龐人作細事。教役者二十餘騎，却砍下樹枝，拴在馬尾上，只在樹林內往來馳騁。飛遠看笑曰：這二十餘騎，當五百人。飛自橫矛，立在橋上，凭西而望，却說趙雲自四更軍至，與曹軍廝殺，往來在曹軍陣內衝突，尋不見玄德，又失了主人。老小趙雲自思曰：主人家眷二十餘口至親三口甘糜二主母小主人阿斗，都分付在我身上。今亂軍中失散，有何面目見主人乎？不如決一死戰，報答平昔知遇之恩。此時只有三四十騎，隨後雲拍馬在亂軍中尋覓。二縣百姓嚎哭之聲，震天動地。中箭着鎗，拋男棄女，着傷帶血而奔走，不計其數，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十萬居民，四方八面，亂竄逃命。子龍正走之間，見一人卧在草中。子龍近前視之，却是簡雍。雲急問曰：曾見主母乎？雍答曰：我與你一處趕散。二主母棄了車仗，抱阿斗而走。我飛身上馬，轉過山坡，被一將背上刺了一鎗，跌下馬來，馬被奪了去。我爭開不得。雲曰：隨騎有馬，借一疋，又着二將扶簡雍先去報主人。我上天入地，好歹尋主母來。如不見，棄死在沙場上矣。教扶雍上馬，令跟隨之人盡脫衣甲，好生扶持而去。雲引軍望長坂坡而去。釋義：按一統志，長坂在荆洲府當陽縣北，一忽一軍大叫將軍之聲。雲問曰：你是何人？答曰：我是劉使君帳下小軍，護送車仗的，被數箭射倒在此。趙雲便問夫人消息。

十餘口至親三口甘糜二主母小主人阿斗，都分付在我身上。今亂軍中失散，有何面目見主人乎？不如決一死戰，報答平昔知遇之恩。此時只有三四十騎，隨後雲拍馬在亂軍中尋覓。二縣百姓嚎哭之聲，震天動地。中箭着鎗，拋男棄女，着傷帶血而奔走，不計其數，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十萬居民，四方八面，亂竄逃命。子龍正走之間，見一人卧在草中。子龍近前視之，却是簡雍。雲急問曰：曾見主母乎？雍答曰：我與你一處趕散。二主母棄了車仗，抱阿斗而走。我飛身上馬，轉過山坡，被一將背上刺了一鎗，跌下馬來，馬被奪了去。我爭開不得。雲曰：隨騎有馬，借一疋，又着二將扶簡雍先去報主人。我上天入地，好歹尋主母來。如不見，棄死在沙場上矣。教扶雍上馬，令跟隨之人盡脫衣甲，好生扶持而去。雲引軍望長坂坡而去。釋義：按一統志，長坂在荆洲府當陽縣北，一忽一軍大叫將軍之聲。雲問曰：你是何人？答曰：我是劉使君帳下小軍，護送車仗的，被數箭射倒在此。趙雲便問夫人消息。

息軍答曰。却緣見夫人披頭跣足相隨。一夥百姓投南而走。雲見說也不顧軍望南趕來。只見一夥百姓男女數百人相結而去。趙雲大叫曰。中間有甘夫人否。夫人在後面視趙雲。放聲大哭。雲滾鞍下馬。扎鎗而泣曰。使主母失散。雲之罪也。又問糜夫人小主人安在。甘夫人曰。我與糜夫人被逐棄車仗。雜於百姓內步行。又撞見一枝軍馬。衝散糜氏并阿斗。不知何處。我獨逃生至此。言未畢。百姓發喊。又撞一枝軍來。趙雲綽鎗上馬。看時。面前馬上綁着一人。乃是糜竺也。背後一將手提寶刀。又有千餘軍跟着。乃是曹仁部下健將淳于導。挈住糜竺。正要送去獻功。被趙雲大喝一聲。淳于導便舞刀來迎。只一合。刺導於馬下。向前救了糜竺。奪下馬二疋。趙雲請甘夫人上馬。前面殺開大路。直送到長阪坡。張飛橫矛立馬於橋上大叫。子龍。你如何反我哥哥趙雲曰。我跟尋不見主母。因此落後。安敢反耶。張飛曰。不是簡雍先來報我。見你時。那得干休也。趙雲曰。主公安在。飛曰。只在前面不遠。雲曰。糜子仲保夫人先行。趙雲仍去尋糜夫人并小主人也。言罷。引數騎再回舊路。正走之間。見一將手提鐵鎗。背着一口劍。引十數騎躍馬而來。趙雲便不答話。直取那將。交馬處。一鎗刺着。倒於馬下。從者奔走。那真將乃是曹操隨身背劍心腹之人。夏侯恩。原來曹操有劍二口。一名倚天。一名青釭。倚天劍白佩之。青釭劍教夏侯恩佩之。倚天劍鎮威。青釭劍殺人。砍鐵如泥。當時夏侯恩自恃無人可敵。乃撇却曹操。只顧引人搶奪擄掠。正撞子龍。一鎗刺於馬下。就奪那口劍。觀看靶上有金嵌青釭二字。方知是寶劍也。雲聽後軍已到。看時。馬步官軍漫山塞野。盡皆圍定。百姓擄掠殺害老小。趙雲挺鎗拍馬直殺透重圍。回顧觀之。將士漸漸落消。又殺一陣。只刺得孤身趙雲無半點退心。只顧往來尋覓。但逢百姓便問糜夫人消息。忽一人指曰。夫人抱着孩兒。左腿上着鎗了。走不動。只在面前牆缺內坐的。趙雲慌來追尋。只見一箇人家被火燒壞矮牆。糜夫人

抱着三歲幼子。坐地上而哭。趙雲慌忙下馬。入見糜夫人。夫人曰。妾身得見將軍。此子有命矣。望將軍可憐他父親。飄蕩半世。只有這點骨肉。將軍可護持此子。教他得見父面。妾死無恨矣。趙雲曰。夫人受難。是雲之罪也。不必多言。請夫人上馬。雲自步行。遇敵軍必當死戰。糜夫人曰。不然。將軍若棄此馬。此子亦失矣。妾已重傷。死何惜哉。望將軍速抱此子去。勿以妾爲累也。雲曰。喊聲又近。兵又來到。速請夫人上馬。糜氏將阿斗遞與趙雲。曰。此子性命在將軍身上。妾身委實不去也。休得兩誤。趙雲三回五次。請夫人上馬。夫人不肯上馬。四邊喊聲又起。雲大喝曰。如此不聽吾言。後軍來也。糜氏聽得。棄阿斗於地上。投枯井而死。趙雲恐曹軍盜屍。推土牆而掩之。考證後來子龍臣。與子胥把門。蓋因趙雲。後來史官有詩讚糜夫人曰。主母以致喪命。亦是不忠也。賢哉糜氏。內助劉君。言詞無失。進退有倫。心如金石。志似松筠。身雖歸土。名不沾塵。千載之後。配湘夫人。

雲推土牆而掩之。解開勒甲絛。放下掩心鏡。將阿斗抱護在懷。而曰。我呼汝名可應。言罷。綽鎗上馬。早有一將。引一隊步軍圍住上。堵雲乃拍馬提鎗。殺出牆外。攔路者乃曹洪手下副將晏明也。持三尖兩刃刀來迎。交馬不及兩合。一鎗刺晏明落馬身死。殺散步軍。衝開一條路。正走之間。前面又一枝軍攔路。爲首一員大將。旗號明白。乃是河間張郃。趙雲更不答話。來戰張郃。約戰十餘合。趙雲料道不能勝。奪路而走。背後張郃趕來。趙雲連馬和人。顛下土坑。忽然紅光紫霧。從土坑中滾起。那匹馬一蹶而起。後人有詩曰。當陽救主顯英雄。殺透曹兵幾萬重。馬踴紅光離土窟。將軍懷內抱真龍。

人馬踴出土坑。張郃大驚而退。趙雲又走背後。二將大叫。趙雲休走。前面又有二將。使兩般軍器。來到後面。趕的是馬延張鑑。前面阻的是焦觸張南。皆是袁紹手下降將。趙雲力戰四將。殺透重圍。馬步軍

前後齊朔趙雲。趙雲拔青釭劍。亂砍步軍。手起衣甲平過。血如湧泉。染滿袍甲。所到之處。猶如砍瓜截瓠。不損半毫。真寶劍也。却說曹操在景山頂上望見一大將軍橫在征塵中。殺氣到處亂砍軍將。所到之處。威不可當。操急問左右是誰。曹洪聽得飛身上馬。下山大叫曰。軍中戰將。願留名姓。趙雲應聲曰。吾乃常山趙子龍也。曹洪回報曹操。操曰。世之虎將也。吾若得這員大將。何愁天下不得乎。可速傳令。使數騎飛報各處。如子龍到處。不要放冷箭。只要捉活的。因此子龍得脫此難。乃是主人洪福之致也。却說趙雲身抱後主在懷中。直透重圍。砍倒大旗兩面。奪槊三條。前後鎗刺劍砍。殺死曹營名將五十餘員。史官有詩曰。

血染征袍透甲紅。當陽誰敢與爭鋒。古來衝陣扶危主。只有常山趙子龍。

又詩單道幼主之福

紅光罩體困龍飛。征馬衝開長阪圍。四十二年真命主。將軍應得

顯神威。

又詩單道將軍之能

八面威風殺氣飄。擎王保駕顯功勞。非干後主多洪福。正是將軍武藝高。

又詩讚君臣慶會

風雲起處君臣走。驚倒當年曹阿瞞。馬上將軍真猛虎。懷中又有蟄龍蟠。

又司馬溫公有長阪詞

當陽草草當陽草。點點斑斑如血掃。借問當時何事因。子龍一戰征旗倒。曹公軍將魂魄飛。殺入重圍保家小。至今此血尚猶存。不見英雄空懊惱。

林漢泉古風一篇為證

當年玄德走江陵。路過當陽少甲兵。忽被曹瞞驅鐵騎。軍民膽落盡逃生。趙雲獨仗英雄氣。捨命渾如落葉輕。鎗攪埃心蛇動蕩。馬衝陣勢虎飛騰。懷中抱定西川主。紫霧紅光射眼明。斬將奪旗世罕比。擎天保駕功業成。我來少憩長阪下。斑斑莎草血猶腥。子龍子龍在何處。仰天長喚兩三聲。全忠全義真堪羨。永遠標題翰墨

青

當時趙雲殺透重圍已離大陣身上熱血污滿征袍正行之間山坡下兩路軍出截斷去路旗號分明乃是夏侯惇手下大將弟兄二人一箇鍾繇一箇鍾紳繇使大斧紳使畫戟大喝趙雲快下馬受縛背後張遼許褚趕來四下喊聲大起子龍如何逃生正是終離龍潭又值虎窟未知性命還是如何且聽下回

張益德據水斷橋

鍾繇乃河內人也自幼學儒後來棄文就武與夏侯惇做副將當日攔住趙雲趙雲見背後追兵又至大喝一聲遂取鍾繇繇揮大斧來迎兩馬相交戰不三合一鎗刺鍾繇於馬下衝路便走背後鍾紳要報兄讐持方天戟趕來馬尾相銜那枝方天戟只在子龍後心內弄影子子龍大怒撥轉馬却好兩臂相拍被子龍左手持鎗隔過畫戟右手掣出青釭劍帶盔連腦削去一半紳落馬而死餘者盡皆奔回趙

雲得脫望長坂坡而來後面文聘又引軍趕來子龍已到橋邊人困

馬乏見張飛挺鎗立馬於橋上子龍大叫曰翼德援我評語援者人

龍求救於翼德儒也然子龍在軍中殺了一日一夜又終得脫便是缺人缺馬到此亦困矣見自家之人安得不求救也何儒之有

張飛應曰汝可速行吾自當之那子龍獨行二十餘里玄德等皆少

憩於樹下見子龍血染渾身玄德泣而問曰子龍懷抱何物子龍喘

息而言曰趙雲之罪萬死猶輕跪在地下泣曰糜夫人身帶重傷不

肯上馬投井而死遂推上橋而掩之所抱公子身突重圍而出凡遇

敵軍與他戰十數齣奪得青釭砍死無數名將軍兵皆托主公之洪

福幸而得脫適來公子尚在懷中此一日袍內無動靜多是不能保

也遂解視之阿斗方纔睡着未醒子龍雙手遞與玄德幸得公子無

事玄德接過擲之於地指阿斗而言曰為汝這孺子幾乎損吾一員

大將子龍泣拜謝之曰雲雖肝膽塗地不能報也史官有詩曰

曹操軍中飛虎出趙雲懷內小龍眠無由撫慰忠臣意故把親男

子

倒豎虎鬚猛聽一聲傳霹靂

張翼德據水斷橋



圓睜環眼頓開萬馬斷虹霓

全像三國演義

十四



擲馬前

考證

此見玄德
能用人處

眾將救起公子皆哭。甘氏暫於林中少歇，尋覓飲食。却說文聘引一枝軍到長阪橋，撞見張飛。飛取盔掛於馬鞍前，橫鎗立馬於橋上，倒懸虎鬚，睜圓環眼。又見橋東樹木背後塵頭大起，又見樹影裏有精兵來往。文聘勒住馬，不敢近前。俄爾魏延、曹仁、李典、夏侯惇、夏侯淵、樂進、張遼、張郃、許褚等都至。見飛睜目橫鎗，獨立在橋上，又恐是諸葛亮之計，皆不敢近前。扎住陣腳，一字兒擺在橋西，使人飛報曹操。操聞知，火急上馬，從陣後來，却說張飛睜圓環眼，隱隱見後軍青羅傘蓋招飄之勢。白旌黃鉞，戈戟旌幢來到，料得是曹操。其心生疑，親自來看。張飛厲聲大叫曰：「吾乃燕人張翼德在此，誰敢與吾決一死戰？」聲如巨雷。曹軍聞之，盡皆戰慄。曹操急令軍去其傘蓋，回顧左右曰：「吾曾聞雲長舊日所言，翼德於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首級，如探囊取物耳。」張飛見他去其傘蓋，睜目又叫曰：「吾乃燕人張翼德，誰敢與

吾決一死戰？」曹操聞之，乃有退去之心。飛見操後軍陣腳移動，挺鎗大叫曰：「戰又不戰，退又不退，說聲未絕。」曹操身邊夏侯惇驚得肝膽碎裂，倒撞於馬下。操便回馬，諸軍眾將一齊望西奔走。正是：黃口孺子，怎聞霹靂之聲；病體樵夫，難聽虎豹之吼。棄鎗擲地者，不計其數。人如潮退，馬似山崩。自相踐踏者大半，少半逃命而走。後史官有詩曰：

長阪橋頭殺氣生，橫鎗立馬眼圓睜。一聲好似轟雷吼，獨退曹公百萬兵。

又詩曰

百萬軍中斬將還，致使曹公盡膽寒。當時因信雲長語，探囊取物不為難。

又詩曰

玄德兵危日，將軍獨有功。一聲暴雨響，橋斷兩三虹。漢水西流去，林巒落葉空。不須誇項羽，翼德最稱雄。

祖龍圖據水斷橋賦

蜀之諸將惟飛最雄。因據橋而決戰。當斷水以成功。如激電之煌煌。似高虹之凜凜。若乃據音甲披袍。橫鎗立馬。昂然飄舉。奮氣凌雲。兩眼笑睛。似奔鈴。滿口鑿牙。如咬瓦。威震四方。名播三國。當陽道上。如猛虎之盤桓。長阪橋前。若天神之守把。曹操播威名於四海。統千員之將士。驅萬隊之兒郎。劍光燦爛。如日華。旗影雜沓。於天光。震五岳而虎視。走萬里而鷹揚。時也。攝伏荊州。窮追玄德。勢拔滄海之龍鬚。立挫丹山之鳳翼。斬勁敵於須臾。護山河如磐石。乃天意之有定。遇燕人之効力。虎鬚倒豎。起滿地之風雲。環眼圓睜。吐轟天之霹靂。忽見橋梁顛音戰撼音寒上。水波逆流。蛟龍奔騰。於海島魚鱉踴躍。於江洲千山猛獸齊縮頸而喪膽。萬林飛鳥俱失脚。而埋頭動九重之閭闔。驚萬里之貔貅。於是人馬皆奔。旌旛盡倒。擲鎧甲於沙場。棄兵器於野草。先鋒猛將。失寶劍以魂飛。護衛雄兵。棄雕鞍而撞腦。至若奸雄曹操。狡計萬端。吞諸侯於紫塞。挾

天子於金鑾。畧見威風。頓絨條而回駿馬。忽聞姓字。墮玉帶以落

冠簪。蓋因雲長當時官渡一語。曹操寫於衣襟。以傳肺腑。為勇烈

之高名。救孤窮之先主。立功業於三分。播英雄於萬古。考證此是司馬

溫公。嘆孤窮。玄德之英雄。

却說曹操聞翼德之名。驟馬望西而走。冠簪盡落。披髮逃生。聽得背後人馬趕來。驚得魂不附體。張遼許褚趕上。扯住馬前環轡。曹操倉皇失語。張遼曰。量張飛一人。何足懼哉。丞相回軍。急整人馬。劉備可擒矣。曹操方纔神色稍回。與張遼許褚。再來招集人馬。却說張飛見曹操軍一擁而退。不敢追趕。速掣回曳塵人馬。去其枝柯。來到橋邊。下馬拆斷橋梁。後上馬來見玄德。玄德問其故。飛言斷橋一事。玄德曰。兄弟勇則勇矣。但可惜失於計較。飛問其故。玄德曰。曹操深通兵法。汝不合拆橋斷梁。操追必至矣。張飛曰。被吾一喝。後軍退數里而去。何敢再追。玄德曰。若不斷橋。彼將恐有埋伏。持疑而不敢進追。今

若拆之彼必料我無軍。怯而斷橋矣。彼有百萬之衆。雖涉江漢。可填而過。何懼一橋而不能過耶。彼必追趕矣。可從小路斜逃漢津。棄却江陵。乃望沔陽路而去。却說曹操收住軍馬。使張遼許褚來探長阪橋消息。回報曰。路已拆橋梁。操曰。吾失計較矣。他既拆橋斷梁。乃心怯也。可差一萬軍。速搭三座橋。只今要過。李典進言曰。只恐是諸葛詐謀。不可輕進。操曰。張飛一勇夫。豈有謀也。火速進兵。却說玄德數騎正行之間。漸近漢津。忽有後面塵頭起處。鼓聲連天。吶喊不絕。玄德曰。前有大江。後有追兵。吾無路矣。未知性命如何。

劉玄德敗走夏口 今時鄂縣

玄德將至漢江。背後曹兵趕來。玄德引百餘騎相隨而行。操自拍馬令諸將曰。急趕上來。張飛趙雲只得回來抵敵。操曰。劉備乃缸中之魚。籠中之虎。不就這裏擒捉。更待何時。若還走了。如放魚入海。縱虎歸山。不可怯戰。一齊向前。衆將齊呼。領丞相命。喊聲起處。却待近前

去。忽山坡上鼓聲響處。一隊軍馬飛奔出來。大叫曰。吾在此等候多

時。當頭一員大將。手提青龍刀。坐下赤兔馬。原來是關雲長。去江夏

釋義按綱目注。江夏春秋時謂之江訥。漢末置江夏郡。三國呂更名武昌。隋改鄂州。借來的兵馬一萬。探知

當陽長阪大戰。特地從此路截出。曹操一見。知是雲長。齊勒住馬。便

回。叫道。又中諸葛亮之計也。曹軍大退。雲長追趕十數里。復回來保

護玄德。直到漢津。已有船隻伺候。軍士盡皆下船。雲長請玄德并甘

夫人阿斗。至於船中。雲長問玄德曰。二嫂嫂安在。玄德遂訴說當陽

之事。離亂困苦。雲長歎曰。曩日獵於許田時。若從吾意。可無今日之

患。玄德曰。此時亦爲國家惜耳。若天道輔正。安知此不爲福也。後來

史官裴松之。曾貶劉玄德。此言非真也。

論曰。當時玄德在許時。曾與董承等同謀。但事泄漏。不克諧耳。若

爲國家惜操。安肯若是謀誅之乎。雲長果此時勸殺曹操。玄德不

肯從者。因恐懼曹操心腹牙爪之多也。有徒事不宿構。非造次所

勇烈難施鼓角暗吹江夏月

劉玄德敗走夏口



孤窮失據旌旗閑捲洞庭風



行。操雖可殺。自身亦不能免禍。故以計而止。何惜之有乎。既往之事。故托爲雅言。故知以爲國家惜。而答雲長者。非本心也。

當日玄德正訴之間。忽見江南上。舟船如蟻。順風揚帆而來。大鳴戰鼓。玄德失色。與雲長在倉中視之。見一人白袍銀甲。立在船頭上。相近叫曰。叔父別來無恙。小姪得罪。玄德視之。乃劉琦也。走過船來。相抱而哭。琦曰。聽得叔父因被曹操受困。小姪特來接應。合兵一處。放舟而行。在船中正訴情由之間。江西南上船隻。一字兒擺開。劉琦大驚曰。江夏之兵。小姪盡起於此矣。今有戰船攔路。不是江東之兵。即是曹操軍也。如之奈何。玄德視之。見一人綸巾道服。坐在船頭上。乃是孔明也。後立孫乾。玄德慌請過船。問其所來。孔明曰。自離主公。先差雲長於漢津登陸地。而接某料曹操必來追趕。趕則主公必敗。敗則不從江陵來。斜取漢津矣。特請公子來接應。某往夏口。盡起兵前來接應。玄德大喜。合爲一處。商議破曹之策。孔明曰。夏口城險頗有。

金甌城廓狹小。可以久守。請主公於夏口屯住。公子回江夏整頓船隻。收拾軍器。爲首尾之勢。可以抵當曹軍百萬之衆。其歸江夏則勢孤矣。劉琦曰。軍師之言雖善。琦欲請叔父暫到江夏。整頓軍馬。停當。再回夏口。不遲。玄德曰。賢姪之言是也。遂留下雲長帶五千軍守夏口。玄德孔明劉琦共投江夏而來。却說曹操見雲長在旱路引一萬軍截出路口。疑有伏兵。不敢來追。又恐水路去奪了江陵。星夜提兵。前赴江陵。却說荊州治中鄧義。別駕劉先。已備知襄陽事務。料道我等安能敵得操也。只得引荊州之軍民出廓投降。訖。曹操先使曹仁入城安民了當。秋毫無犯。操入城。釋韓嵩之囚。加爲大鴻臚。鄧義加爲郎中。劉先加爲尚書。餘皆封爲列侯。安慰了當。當日操與衆將商議。今劉備已投江夏而去。但恐結連東吳孫權。是滋蔓也。如此當用何計。荀攸進言曰。可差使持檄文。請孫權會獵於江夏。共擒劉備。分取荊州之地。永結盟好。辭意雄壯。孫權必驚憂而未投降。其

大事濟矣。操曰：此計甚好。一面寫檄文遣使，一面計點軍馬。馬步水軍八十三萬，詐呼一百萬。水陸並進，船騎雙行。沿江面來，西連荆陝，東接蘄黃，連絡寨柵，三百餘里，煙火不絕。話分兩頭，却說江東孫權屯兵於柴桑郡。釋義：按一統志，柴桑縣漢之縣名，其城在九江府城南九十里。聽知曹操引一百萬之衆，已取襄陽。劉琮引文武皆降，星夜兼道，又取江陵，權集衆將謀士商議大事。魯肅進言曰：「荆州與國隣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江陵，有金湯之固，沃野千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梟雄，義：梟，勇健也。與操有隙，寄寓劉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與彼協心，上下同力，則宜安撫，與結和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得奉命吊喪，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劉備使撫衆將，同心一意，共破曹操，備心喜而從命。如此先諧，天下可定矣。今若不往，恐曹操先着人去，悔之晚矣。」考證：已上數語，俱孫權聞之大喜，即遣魯子

騄行却說玄德到江夏，與孔明、劉琦共商議久安之計。孔明曰：「今劉琮降操，一應錢糧軍馬皆歸於曹操。操今勢大，急難搖動，不如去投江東孫權，以爲應援，使南北相持，吾等於中取事，有何不可？」玄德曰：「江東人物極多，皆有遠謀，安肯容耶？」孔明笑曰：「今操引百萬之衆，虎踞江漢，安得不來探聽虛實耶？若有人到，亮借一帆風，直到江東，憑三寸不爛之舌，說南北兩軍互相吞併，吾則無事矣。若南軍勝，照舊而殺操，以取荆州之地；北軍勝，乘勢而取江南，此遠大之計也。」玄德曰：「此論甚高，如何得江東人到？」正說之間，人報孫權差魯子敬特來吊喪。船已傍岸，孔明笑曰：「大事濟矣。」遂問劉琦曰：「往日孫策亡時，你等曾去吊喪否？」琦曰：「江東與吾家世之讐，安得通報喪之禮？」孔明曰：「此非吊喪實乃探聽虛實也。如魯肅至，但問曹操動靜，主公只推不知，再三問時，主公云：『只問諸葛亮計會已定，使人迎接魯肅。』琦自邀肅入城吊喪，收過禮物，劉琦請肅與玄德相見，禮畢，邀入後堂飲。」

酒。肅曰：父聞皇叔無緣拜識，今幸得遇，願聞教誨。近知皇叔與曹操會戰數次，必知其情。敢問操軍約有幾何？將有誰能？有意圖天下否？玄德皆推不知。肅曰：皇叔在新野，曾與曹操交鋒，何言不知？玄德曰：備兵微將寡，但聞操至，則走夏口，委不知其實。肅曰：每有人渡江，說皇叔用諸葛亮之謀，兩場火燒得操魂亡膽碎，何言累敗耶？玄德曰：除非問孔明，便知其詳。肅曰：願求一見。玄德教請孔明出，與肅相見。肅曰：我子瑜友也。釋義：子瑜，孔明之字也。父聞先生才德無緣拜會，今幸相遇，願聞目今安危之事也。孔明曰：操奸計，亮盡知矣，恨力未及，而且避之。肅曰：皇叔止於此乎？孔明曰：使君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吳臣糧少兵微，自亦難保，焉能容納人耶？孔明曰：雖吳臣不是，父居另有去向，且暫居之，別圖後計。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士，江表英雄歸附之者，雲屯霧集，已據六郡，兵精糧足，文武俱備，今為君計，莫若遣心腹自結於東吳，以共濟世業。此行若何？孔明

曰：亮知使君又少心腹，孫將軍自來無舊，恐虛費唇舌也。肅曰：孔明之兄，為江東參謀官，望公既久，魯肅不才，願請公同見孫討虜共議大事。若何？玄德曰：孔明是吾之師，頃刻不可相離，豈可去也？肅堅請孔明同去。玄德詐言不肯。孔明曰：事急矣，請奉命而行。玄德曰：即便回夏口相會。孔明無肅別，玄德劉琦上船望柴桑郡來。此去畢竟如何？下回便見。

諸葛亮舌戰群儒

魯肅孔明在舟中共話。肅猛省：孔明是個舌辯之士，去到江東，猶恐惹起刀兵，倘勝則可，倘敗則歸罪於我，尋思半晌，與孔明曰：先生如見吳侯，切不可實言。曹操兵多將廣，若問操欲下江東否，只言不知。孔明曰：不煩子敬叮嚀，亮自有對答之語。魯肅連囑數番，孔明冷笑。船已到岸，肅請孔明於驛中安歇已定。肅來見孫權，權正聚文武於堂上議事，聽知魯肅到，急召入而問曰：子敬往荊州體探事情若何？

滾滾詞源座上倒流三峽水

諸葛亮舌戰羣儒



英英舌劍胸中別是一番兵



肅曰未知虛實。權曰所幹何事。肅曰別有商議。權將曹操檄文以示肅曰。操昨遣使齎文至此。孤發送使回。見今會衆商議未定。肅看檄文曰。

操近承帝命。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荆襄之民。望風歸順。今統大兵百萬。上將千員。欲與將軍獵於江夏。共伐劉備。同分漢土。永結盟好。相見再期。早宜回報。

肅看畢曰。主公尊音。若何。權曰。未有定論。張昭曰。曹操虎豹也。今擁百萬之衆。借天子之名。以征四方。拒之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水軍。檣櫓聞艦。動以千數。浮以沿江。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其勢如山。嶽不敢迎之。以愚之計。不如降之。以爲萬安之策。衆謀士皆曰。子布之言。甚合天意。孫權沉吟不語。張昭等又曰。主公不必多疑。如降操。則東吳民安。江南六郡可保矣。權起更衣。肅隨於宇下。權知肅意。乃執肅手而言曰。卿欲如

何。曰。却繞衆人之意。專誤將軍。不足以圖大事。衆皆可降。肅曰。將軍必不可也。權曰。何以言之。如肅等降操。當以肅還鄉黨品其位。猶不失下爲操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降曹操。欲安所歸乎。曰。不過封侯而已。車不過一乘。騎不過一匹。從不過十人。豈得南面稱孤。執衆人之計。各爲自己。不可用也。將軍詳之。早定大事。權嘆曰。古人議論。甚失孤望。子敬開說大計。正與吾同。此天以子敬賜我也。你全之計。其意須要已定。曹操新得袁紹。近得荊州之兵。恐勢大難與抵敵。肅曰。肅渡江而到當陽。已聞劉豫州兵敗。次至江夏。相見特問其虛實。有一人深知前故。特引到此。主公試問之。權曰。是何人。肅曰。諸葛瑾之弟。諸葛亮也。權曰。莫非非能先生否。肅曰。是也。見在館驛中安歇。權曰。今日天晚。來日聚文武於帳下。先教見俺江東英俊。然後升堂議事。肅領命而去。次日早請孔明來見。肅又囑曰。如見吳侯。切不可言曹操兵多。孔明曰。亮自見

機而變。不候於公。魯肅引孔明至幕下。視之。見張昭顧雍等。一般文武。二十餘人。戴冠博帶。整衣端坐。孔明料衆謀士俱在。教肅引領。後頭逐一相見。各問姓名。施禮已畢。坐於客席。張昭等見孔明有飄飄然出世之表。昂昂然有凌雲之志。張昭等料孔明來下說東吳。昭先以言挑之曰。昭乃江東微末之士也。久聞先生卧於隆中躬耕龍畝。以樂天真。好爲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此語果有之乎。孔明暗思。這人言語挑我。遂應答之。此亮平生小可之比也。昭曰。近聞劉豫州三顧先生於草廬之中。而聽高論。豫州如魚得水。每欲席捲荆襄。今一旦以屬曹公。未審是何主見。孔明自思。張昭是孫權手下。一箇謀士。若不先難倒他。如何說的。孫權遂答昭曰。吾觀取漢上之地。易如反掌。吾主劉豫州躬行仁義。不忍奪同宗之基業。故力辭之。劉琮孺子。聽信佞言。暗獻國投降。致使曹操得其猖獗。今豫州兵屯江夏。別有良圖。非等閑可知也。昭曰。若此。先生言行相違也。聖人有云。古者

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先生自比於管仲樂毅。愚自幼酷愛

釋義

酷愛猶言愛之甚也

深慕二公之爲人。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

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樂毅扶持微弱之燕。下齊七十餘城。此二人者可謂濟世之才。古今之豪傑也。今曹操橫行於中國。擅行征伐。動無不克。有順其欲者。從而慰之。不順其欲者。從而伐之。宣言曰。吾奉天子明詔。誅反討逆。因此海宇震動。英雄賓服。先生在草廬之中。但笑傲風月。抱膝危坐。今既從事劉豫州。當與生靈興利除害。此所謂達則兼善於天下。且玄德公未見先生之時。尚且縱橫寰宇。據守城池。今見先生人皆仰面望之。雖三尺童蒙。亦謂彪虎生翼。將見漢室復興。曹氏即滅矣。朝廷故舊大臣。山林隱迹之士。皆拭目而待。拂高天之雲翳。仰日月之光輝。拯民於水火之中。措之於衽席之上。何其先生自歸豫州。曹兵一出。玄德棄甲拋戈。望風而竄。上不能報劉表以安庶民。下不能輔孤子而據漢室。先生知而使之。是不仁。

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近聞玄德棄新野走樊城，敗當陽奔夏口，無容身之地。有燒眉之急，此是自得先生以來反不如其初也。豈有管仲樂毅萬分之一哉？先生幸勿以愚直而恠之。孔明昂然而笑曰：「鵬飛萬里，其志豈羣鳥之識哉？古人有云：『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且以世俗病人論之，夫病疾之極，當用糜粥以飲之，和藥以服之，待其臟腑調和，形體暫回，然後用肉食以補之，猛藥以治之。則病根盡拔，去人得全生也。汝若不待氣脉和緩，便投之以猛藥，硬食欲求安者，誠爲難矣。以吾王劉豫州向日兵敗於汝南，寄跡於劉表軍，不滿千將，惟關張趙雲而已。新野山僻小縣，人民稀少，糧食鮮薄，非險要之地。豫州借此容身，正如病勢危羸之極也。夫以兵甲不完，城廓不堅，軍不經練，糧不繼日，守之則坐而待死，如以金玉棄溝壑耳。博望燒屯，白河用水，使夏侯惇、曹仁等輩聞吾之名，心膽皆裂，雖管仲復生，樂毅不死，安可及我哉？」劉琮投降，豫州不知亮常數

言豫州不忍乘亂奪人之基業，此大義也。故不爲之。當陽大敗，豫州見有十數萬赴義之民，執老攜幼，不忍棄之，日行十里，不思進取，江陵甘與同敗，此亦大義也。兵書云：『寡不敵衆，勝負乃常事也。』焉有必勝之理乎？昔楚項羽數勝高皇，垓下一戰成功，此是韓信之良謀，且信久事高皇，未嘗不勝。國家之大計，社稷之安危，自有主謀，非比誇辯之徒虛譽人耳。坐議立談，誰人可及？臨機應變，百無一能，誠爲天下取笑。耶？子布莫恠口直，只這一篇詞說得張昭並無一言恠於生間。又一人高言而問曰：「今曹公兵屯百萬，將列千員，龍驤虎視，平吞江夏，公以何如？」孔明視之，乃是從事會稽餘姚人虞仲翔。釋義：仲翔字也。孔明應聲答曰：「曹操收袁紹蟻聚之兵，劫劉表烏合之衆，軍無紀律，將無謀畧，雖數百萬不足懼也。虞翻大笑曰：『軍敗於當陽，計窮於夏口，區區求救於人，猶言不懼，此真掩耳偷鈴也。』孔明曰：『豈不聞兵法云：『信兵實戰，吾主劉豫州有數千仁義之師，安能敵百萬暴殘

之衆耳。退守夏口。待其時也。今汝江東兵精糧足。又有長江之險。猶欲使其主屈膝降賊。何其太懦也。若此論之。劉豫州實不懼操賊耳。虞翻不能對。坐上又一人應聲而問曰。孔明效蘇秦張儀。掉三寸不爛之舌。遊說江東也。孔明視之。乃臨淮淮陰人。步子山。釋義子山步孔明曰。君知蘇秦張儀乃舌辯之士。不知蘇秦張儀乃豪傑之輩也。蘇秦佩六國之璽。綬張儀。二次相秦。皆有匡扶社稷之機。補完天地之手。非比守株待兔。釋義昔有耕田者。遇有兔觸株而死。持之以歸。不識世務也。畏刀避劍之人耳。君等聞曹操虛發詐偽之詞。猶豫不决。敢望於蘇秦張儀乎。步騭不能對。忽坐上一人問曰。孔明以曹操何如人也。孔明視之。乃沛郡竹邑人。薛敬文。釋義敬文薛孔明應聲曰。曹操乃漢賊耳。綜曰。公言差矣。予聞古人云。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故堯以天下禪於舜。舜以天下禪於禹。其後成湯放桀。武王伐紂。則國相吞漢。承秦業。以及乎今天數以終於

今曹公遂有天下三分之二。人皆歸心。惟劉豫州不識天時。雖爭之。正是以卵擊石。而驅羊鬪虎。安能不敗乎。孔明應聲叱之曰。汝乃無父無君之人也。夫人生於天地之間者。以忠孝為立身之本。吾汝累食漢氏之水土。思報其君。聞有奸賊蠹國害民者。誓共戮之。臣之道也。曹操宗祖叨食漢祿。四百餘年。不思報效。又有篡逆之心。天下共惡之。汝以天數歸之。真無父無君之人也。不足與語。再無復言。薛綜滿面羞慚。不敢對答。坐上忽一人應聲問曰。曹操雖挾天子。而今諸侯猶是曹相國曹參之後。汝劉豫州雖中山靖王苗裔。無可稽考。眼見只是織席販履之傭夫。何足與曹操抗衡哉。孔明視之。乃吳郡陸公紀。釋義公紀陸孔明笑而言曰。公乃袁術坐間懷綠橘之陸郎乎。汝安坐聽吾論之。昔日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孔子云。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此所謂不敢伐君也。其後武王伐紂。紂暴虐至甚。武王伐之。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以臣弑君。可謂仁乎。

太公稱為義士。孔子亦稱其德為臣不可以犯上。此萬古不易之理也。曹操累世漢臣。君之無過。常有篡圖之心。非逆賊而何。昔漢高祖皇帝起身乃泗上亭長。寬洪大度。重用文武。而開大漢洪基四百餘年。至於吾主。縱非劉氏宗親。仁慈忠孝。天下共知。勝如曹操萬倍。豈以織席販履為辱乎。汝小兒之見。不足共高士言之。豈不自辱乎。坐上一人昂然而出曰。雖吾江東之英俊。被汝詞奪却正理。汝治何經典。孔明視之。乃彭越嚴曼才。釋義曼才嚴字也孔明應聲曰。尋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興邦立事。且以耕莘伊尹。釣渭子牙。張良陳平之流。耿弇鄧禹之輩。皆有幹旋天地之手。匡扶宇宙之機。未審平生治何經典。豈效書生區區為筆硯之間。論黃數黑。舞文弄筆。而玩唇舌乎。嚴峻低頭喪氣。而不能對。忽又一人指孔明而言曰。汝言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國。何故立於四科之首。孔明視之。汝南程德樞。釋義德樞字也孔明曰。有君子之儒。有小人之儒。夫君子之儒。心存仁義。德處

溫良。孝於父母。尊於君王。上可仰瞻於天文。下可俯察於地理。中可流澤於萬民。治天下如盤石之安。立功名於青史之內。此君子之儒也。夫小人之儒。性務吟詩空書翰墨。青春作賦。皓首窮經。筆下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物。且如漢楊雄。以文章為狀元。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閣而死。此乃小人之儒也。雖日賦萬言。何足道哉。坐上諸人見孔明對答如流。滔滔然如決長河之水。眾皆失色。又有吳郡張溫。會稽烏傷人。駱統。二人又欲難問。忽一人自外而入。厲聲言曰。孔明乃當世之才。汝等却以唇齒相難。非敬客之禮也。曹操引百萬之眾。虎視江南。不思退敵之策。但以口頭之味。各負已能。政事安在。吳侯父等請先生便入。以論安危。言者畢竟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諸葛亮智激孫權

來請諸葛亮者何人。乃零陵泉陵人也。姓黃。名蓋。音字公覆昔隨孫堅破山賊。多獲奇功。後遇孫策。累有功勲。見為孫權下糧料官。當時

智激孫郎雄辨高談驚座客

諸葛亮智激孫權



計全漢主圖王畧霸佐真人



與孔明曰愚聞多言獲利不如默而無言何不將金石之論對討虜將軍言之孔明曰羣儒不知世務互相難問不容不答也黃蓋與魯肅引孔明入至中門正遇諸葛瑾孔明施禮瑾曰兄弟既到江東何故不來見我耶孔明曰亮今事劉豫州理合先公而後私公事未畢不敢謁私望兄察之瑾曰待兄弟見了吳侯却來叙話魯肅曰適來此言不可相悞孔明點頭而應引至堂上吳侯孫權欠身而迎孔明下拜權答半禮蓋為聞孔明之才故相敬也請孔明坐謙讓數次遂坐於側乃致玄德之意偷目觀看孫權碧眼紫鬚堂堂一表人才暗思此人只可激不可說且等他問時便動激言此事濟矣孫權教獻茶湯文武分兩行而立魯肅立於孔明之側只看他回答孫權問孔明曰多聞子敬談足下之德今幸得相見欲求教益孔明答曰不才無學有辱明問權曰足下近在新野輔佐劉玄德與曹操共決勝負若何孔明曰劉豫州兵不滿千將惟三四人更兼新野城小無糧安

拒曹操乎權曰曹兵共有多少孔明曰曹操破了呂布滅了袁

紹平了袁術收了北番定了遼東新又降了劉琮馬步水軍一百餘

萬補註

曹肅听了暗地叫若權曰莫非詐乎孔明曰明公差矣曹操却將分付的話不依權曰

就兖州已有青州軍四五十萬補註又得四五十萬中原新召

之兵何止二三十萬今得荊州之兵亦有二三十萬以此論之不下

一百五十萬亮以一百萬言之恐驚江東之士也權曰手下戰將還

有多少孔明曰足智多謀之士揚威耀武之人何止有一二千人權

曰比公如何孔明曰如亮之輩車載斗量不可勝數補註肅又暗暗

孫權曰今曹操平了荆楚復有遠圖乎孔明曰即今沿江下寨準備

戰船旌旗蔽空連絡數百里不欲圖江南待取何地權曰若有吞併

之意戰不與戰請足下一決孔明曰但恐明公不肯聽從權曰願聞

金玉之言孔明曰方今海宇大亂將軍起兵據江東劉豫州亦投江

南與曹操併爭天下今曹操欲除四夷畧以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

面武將有要戰的文官多有要降的。紛紛議論不一。且說孫權在後堂寢食不安。猶豫不決。吳夫人見權如此。請入問曰。何事在心。寢食俱廢。權曰。今曹操屯兵於江漢。有下江南之意。問諸謀士。或有言降者。或有要戰者。欲待戰來。又恐寡不及衆。欲待降來。恐操不容。故猶豫不決。吳夫人嘆曰。仲謀何不記吾姐之言。吾夙夜不能忘。仲謀何不記之。孫權如醉方醒。似夢初覺。只此言。斷送曹操八十三萬大軍。畢竟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諸葛亮智說周瑜

吳夫人曰。先姐遺言。乃伯符之語。內事不決。問張昭。外事不決。問周瑜。何不請公瑾而問之。權大喜。即時差使往鄱陽。請周瑜回。原來周瑜在鄱陽湖訓練水軍。聽得曹操軍在漢上。星夜歸到柴桑。船已到岸。飛報將來。魯肅與周瑜最厚。先來接着。將前項事告訴。周瑜曰。子敬休憂。瑜胸中自有主張。兄何不引孔明來相見。爲幸。魯肅上馬去了。

了周瑜方歇息。人報曰。張昭顧雍張紘步騭四人來相探。瑜迎接入堂。問慰禮畢。張昭便言曰。都督知江東之利害否。瑜曰。未知也。昭曰。曹操引百萬之衆。屯集漢上。昨傳檄文至此。欲請主公會獵於吳。雖有相吞之意。何不曾見其形跡。昭等力請主降之。庶免江東之禍。魯子敬從江夏帶劉豫州軍師諸葛亮至此。只爲彼事。欲救其急。故下說詞以挑之。吳侯子敬執迷不悟。正欲待都督一決。幸得回來。望以片言。勸吳侯降曹。免使六郡生靈受刀兵之危。乃公之陰騭也。瑜曰。公等之見皆同否。顧雍等曰。所議皆同。周瑜曰。吾亦欲降久矣。公等暫回。明日早見吳侯。自有定議。昭等辭退。人報曰。有程普黃蓋韓當等。一般戰將來見都督。瑜出迎。至坐定。各各問慰了。當程普等曰。都督知江東早晚屬他人否。瑜曰。未知也。普曰。吾等自隨討虜將軍。開基創業。次後與將軍削平禍亂。大小數百戰。遍體瘡痍。方纔占得六郡城池。非一死也。今君侯聽謀士之言。欲納降曹操。此乃萬代之

奇策已成諸葛欲分三國立

諸葛亮智說周瑜



雄辭善入周郎應爲二喬羞



恥笑乎。吾等寧死而不辱。君侯特請都督決一言而興兵。吾等願效死戰。周瑜曰。將軍等見皆同否。黃蓋昂然而起。以手舉其額曰。吾頭寧斷。誓不降曹。衆等皆曰。不降。周瑜曰。吾正欲與曹操決戰。誰肯降也。請諸將暫回。瑜自有定議。程普等辭退。人報諸葛瑾闕澤。呂範。朱治。一般兒文官相探。瑜各敘禮。再。諸葛瑾曰。今舍弟自漢上來。其言劉豫州兵結好。破曹公。文武商議不定。是舍弟爲使。瑾不敢多言。尋等都督來決此事。瑜曰。以公道論之。若何瑾曰。降者易安。戰者未保。周瑜笑曰。吾自有主張。來日同至府下定議。瑾等辭退。又報曰。呂蒙甘寧等一般兒相見。瑜請入所說此事。有要戰者。有要降者。互相爭論。瑜曰。不必多言。來日都到府下。公議。周瑜冷笑而不止。命左右秉燭。人報魯子敬與孔明在於門首。瑜報中門相等。肅與孔明入見。至客位。敘禮已罷。分賓主而坐。肅先問瑜曰。今操驅衆南侵。吳主不能決。一聽於將軍。將軍意下安在哉。瑜曰。今曹公興兵。以天子爲名師。

不可拒勢。不可遏戰。則易敗。降則易安。吾已主定。來日見討虜使納降。肅愕然曰。君言差矣。江東基業。自破虜開創到今。已歷三世。豈可一旦而廢之。孫伯符棄世以來。外事托付將軍。欲保全國家。乃爲太山之靠。今何從懦夫之議耶。瑜曰。江東六郡。生靈無限。若釋義惟音梨謂音遭也遭也。大禍必主怨於吾。故以降之。肅曰。不然。夫以將軍之英雄。以東吳之險固。操未必便能勾侵江東也。二人爭辯。孔明袖手冷笑。瑜曰。先生何故哂笑也。孔明徐徐答曰。亮不笑別笑。子敬不識時務也。肅亦愕然曰。孔明如何反笑。我不識時務。孔明曰。公瑾主意降操。正合理也。瑜曰。孔明乃識時務之士也。必知吾所見矣。肅曰。孔明你也如何說。吾孔明曰。操極善用兵。彷彿孫吳。天下莫敢當者。真英雄也。舊只有呂布。袁術。袁紹。劉表。可與對敵。今數人皆被曹滅。天下亦無人矣。獨有劉豫州不識時務也。強爲爭衡。今孤身江夏存亡。未保將軍所主降者。可以保妻子。可以全富貴。國祚遷移。付之天命。何

足惜哉。魯肅大怒曰。汝教吾主。屈膝受辱於國賊乎。孔明曰。愚有一計。並不勞牽羊備酒。納土獻印。亦不須親自渡江。只須遣二文官。扁舟送二人到江上。操一得之百萬之衆。皆卸甲捲旗望北而去矣。周瑜曰。用何二人。可退操兵。亮曰。江東去此二人如大木飄二葉。似千倉減二粟耳。雖云如此之輕。足稱曹操之願。瑜又問果用何人也。孔明曰。亮居隆中時。有壯郡人言。操去漳河邊。新造一臺。名曰銅雀臺。以應其瑞。限一千日工畢。曹操平生酒色之輩。酷愛婦人。久聞江東橋公有二女。長曰大橋。次曰小橋。有沉魚落鴈之容。閉月羞花之貌。操有誓曰。吾一願得天下。以爲帝王。掃平四海。二願得江東二橋。置於銅雀臺。以爲晚年之樂。雖死無恨矣。今操引百萬之衆。虎視江南。實爲此二女也。將軍何不去尋橋公。以千金買此二女。差久送與曹操。操得稱心滿意。必星夜回鄴矣。此范蠡獻西施之計。釋義范蠡越之謀臣。欲滅吳。勸王進西施女與夫差。夫差差悅女色。而荒國政。竟被越滅。夫差何不速爲之。周瑜曰。有何驗證。

孔明曰。曹操第三子。曹植字子建。下筆成文。操命其子作一賦。名曰

銅雀臺賦。賦中之意。單道他家合爲天子。誓娶二橋。瑜曰。記否。孔明曰。吾愛文章之華美。常暗誦。一字不忘。瑜曰。請誦一遍。孔明即時誦

銅雀臺賦云。

從明后而嬉遊兮。登層臺以娛情。見太府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列雙臺於左右兮。王龍與金鳳。挾二橋於東南兮。若長空之蟠螭。音帝俯皇都之宏麗兮。瞰雲霞之浮動。欣羣材之來萃兮。協飛熊之吉夢。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雲天垣其既立兮。家願得雙逞。揚仁化於宇宙兮。盡肅恭於上京。惟桓文之爲盛兮。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翼佐我皇家兮。寧彼四方。同天地之規量兮。齊日月之輝光。永貴尊而無極兮。等君壽於東皇。御龍旗以遨遊兮。週鸞駕而周

彰思化及乎海宇。嘉物阜而民康。願斯臺之永固。兮樂終古而未央。

周瑜聽罷。踴躍離坐。指北而大罵曰。老賊欺吾太甚。孔明急起而止之曰。昔匈奴累侵疆界。漢天子許以公主。和親元帝。曾以明妃嫁之。何惜民間二女乎。瑜曰。非民間之女。大橋是討虜將軍孫伯符主婦。小橋乃吾之妻也。孔明曰。惶恐。惶恐。亮實不知也。失口亂言。死罪。死罪。瑜曰。吾與老賊誓不兩立。孔明曰。事要三思。免至後悔。瑜曰。吾承孫伯符之寄託。安有辱身屈已。降曹之理也。適來所言。故反說以釣諸公耳。吾自離鄱陽湖。便起此伐之心。雖刀斧加頭。不可易也。望孔明助一臂之力。同破曹賊。孔明謝曰。將軍不棄。願施犬馬之勞。早晚拱聽驅策。釋義 驅策猶言聽其約束也。此是孔明之絕無虛處。後史官單道激孫權說周瑜詩曰。

口若懸河水逆流。風雷舌上用機籌。高談善動周公瑾。雄辯能驚

孫仲謀。立志便分三國定。鏖兵應爲二橋羞。孔明當日心無。蜀東吳一旦休。

周瑜大怒。不息。與孔明曰。來日到府下。便議與兵。望公助之。孔明與魯肅同出相別而去。來日見吳侯議興兵。破曹操。還是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周瑜定計破曹操

却說次日清晨。吳侯孫權升堂。左邊文官。張昭。顧雍。張紘。步騭。諸葛瑾。虞翻。龐統。陳武。丁奉等。三十餘人。右邊武官。程普。黃蓋。韓當。周泰。蔣欽。潘璋。呂蒙。陸遜等。三十餘人。衣冠濟濟。劍佩鏘鏘。侍立兩邊。孫權教請周公瑾議事。少時魯肅入報。周都督到了。周瑜入見。禮畢。權曰。都督治水軍勞神。瑜曰。主公掌政事。不易。請周瑜坐了。瑜曰。近聞曹操引兵已屯漢上。馳書至此。主公議論若何。權便取檄文與周瑜看了。笑而復怒曰。老賊以我江東無人。敢如此之相侮耶。權曰。若

鎮壓邊疆時亂獨當江左事

周瑜定計破曹操



謀謨帷幄計成先進手中籌



何瑜曰。主公曾與文武商議否。權曰。累議此事。內有勸吾要降者。亦有使吾要戰者。理會未定。故請公瑾一語決之。瑜曰。誰請主公降。權曰。張子布等皆主其事。瑜問昭曰。先生降者。願聞其意。昭曰。曹公豺虎也。挟天子而征四方。動以朝廷為名。近得荊州。威勢甚大。吾以江東拒曹者。長江也。今操鯨鱓闔閭。何止數千。水陸並進。安可當之。愚謂大計。不如且降。當圖後計。瑜曰。此迂儒之論也。且江東自破虜將軍開國以來。今歷三世。安可一旦而廢之。權曰。若此。計將安出。瑜曰。操托名漢相。實為漢賊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餘業。據江東之地。方數千餘里。兵精糧足。英雄雲集。當橫行天下。為國家除殘去穢。况曹操自送死耳。豈可降之耶。請主公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為曹之後患。一也。操捨鞍馬。仗舟船。與吳越爭衡。二也。又遇隆冬盛寒。馬無糧草。三也。驅中國士卒。遠涉江湖。不服水土。多生疾病。四也。此數者。皆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亦在今日。瑜

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忽然曰。老賊欲廢漢而自立久矣。先圖二表。釋義二表謂表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

滅。惟孤尚存。今與老賊誓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瑜曰。某與將軍決一血戰。萬死不辭。只恐將軍狐疑不定。權拔佩劍。砍前面奏案一角。曰。如諸將官吏。再言降操者。與此案同。言罷。便將此劍授付周瑜。就封為大都督。程普為副都督。魯肅為贊軍校。尉如不聽號令者。以劍誅之。瑜受了劍。對眾言曰。吾奉君侯將令。今率眾破曹。仰來日皆於江畔行營聽調。如遲違者。依此禁令。即時斬首施行。言罷。辭了孫權。便起。眾文武各各無言而散。周瑜回到下處。便請孔明論事。孔明已至。瑜曰。今日府下公議已定。願求破曹良策。孔明曰。討虜尚未心穩。不可以決策也。瑜曰。何謂心不穩。孔明曰。心不穩。怯曹兵多。懷慕不敵眾之意。將軍能以軍數開解。使討虜了然無疑。而大事可成矣。瑜曰。先生之論善。瑜又來見孫權。權曰。公瑾夜

至必有事焉。瑜曰：「來日調撥軍馬，主公心有疑否？」權曰：「但憂曹公兵多，寡不能敵衆，餘有何疑？」瑜笑曰：「瑜特爲此，迺來開解主公耳。」主公因見曹書，言水陸八十餘萬，而冬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畏也。今以實較之，彼將中國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以久疲所得衆，亦及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數雖多，甚不足畏也。瑜得五萬兵，自足制之。願主公勿慮焉。權撫周瑜臂曰：「公瑾，卿言至此，正合孤意也。」子布無謀，各顧妻子。考證：通鑑綱目作「子布無謀，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於所望。獨卿及子敬與孤同耳。天以卿二人贊孤也。已選三萬人，船筏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普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前軍稍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親與探賊，共決勝負。事已定論，卿宜向前，勿狐疑也。周瑜謝而退。瑜猛省言曰：「孔明早已料吳侯之心，又高吾一頭也。久必爲江東之患，不如殺之。」遂令人請魯肅連夜入帳，言欲殺孔明之事。曰：

「不可！今操賊未破，先殺客人，誠取萬人之恥笑乎？非大丈夫之所爲也。」瑜曰：「此人助劉備，必爲江左之患也。」肅曰：「諸葛瑾乃是他親兄，可令招本人同事，孫討虜豈不壯哉？」瑜曰：「其言甚善。」靜軒詩曰：

諸葛神機天下少，周郎忽起妬賢心。
三分天下安排定，枉使牢籠巧計深。

次日平明，瑜赴行營，升中軍帳，高坐左右，立刀斧手，聚集文武諸將聽令。程普年長，舊爲兄周瑜，年幼，爵居其上。是日推病，令長子程咨待替。瑜傳令曰：「王法無親，諸君各守乃職。方今曹操弄權，盛於董卓，因天子在許昌，屯暴兵於漢上，吾今奉命吊民伐罪，但以大軍到處，不可一槩動擾，賞勞罰罪，並無親疎。差韓當黃蓋爲前部，先鋒兼管本部大小戰船五百隻，目下便行。前到三江口。釋義：按一統志，三江口在麻城縣北，三十里有江，三路而下，至一水寨，別聽將命。蔣欽、周泰爲第二隊，凌統、潘璋爲第三隊，太史慈、呂蒙爲第四隊，陸遜、董襲爲第五隊。呂範、朱

治爲四方巡警使。六郡催督官軍。水陸並進而行。尅期取齊。號令已畢。諸將各自本處收拾船隻軍器起行。程咨回見父程普。說周瑜調兵動止有法。普大驚曰。吾素欺周郎懦弱。不足爲將。今日論大事如此。真粹材也。吾如何不服。遂親往行營謝罪。瑜請諸葛瑾至。坐定。瑜曰。令弟諸葛孔明。有王佐之材。如何屈身而事劉備。今幸至江左。欲煩先生不惜齒牙餘論。使令弟棄劉備而事討虜將軍。汝兄弟朝暮又得相見。豈不美哉。吾待回報。子瑜先生不可拒卻也。瑾曰。瑾自到江左。無尺寸之功。蒙討虜將軍重用。既都督有奉公之心。敢不聽命。即時離營上馬。逕到驛庭。人報知孔明。孔明出接入驛舍。哭拜各訴疎遠之情。瑾泣而言曰。弟知伯夷叔齊之情乎。釋義伯夷叔齊孤竹國名殷湯所封父墨胎氏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叔齊乃諸號也孔明暗思。此必是周瑜教來說我也。遂荅曰。夷齊古之聖賢也。瑾曰。二人讓位。皆逃在一處。後諫武王不從。隱居首陽山下。不食周粟。遂餓而死。亦在一處。

活時一處。死時一處。我思與爾同胞共乳。各事其主。不能早晚相隨。視夷齊之爲人。豈不羞赧乎。孔明曰。兄所言者。義也。義與忠孝三者。何重瑾曰。人以忠孝爲本。義不可缺也。孔明曰。弟教兄全忠全孝。若何。瑾曰。何爲也。孔明曰。弟與兄。皆漢朝人也。今劉皇叔乃中山靖王之後。漢景帝閣下玄孫。兄能棄東吳而事劉皇叔。此全忠也。想父母墳塋皆在北方。兄若歸江北。早晚得拜掃祭祀。此全孝也。以此忠孝爲重。與弟同扶孤弱之主。此全義也。兄戀江左而不以忠孝爲重。徒欲使弟以全其義。不敢聽從也。望兄察之。瑾思曰。我來說他到被他說了我。因此不能回答。辭孔明而起。回報周瑜。瑜曰。若何。瑾曰。吾受孫討虜厚恩。安敢忘之。耶。盡將此言告之。瑜曰。既公忠心事主。不必再有多疑。吾有伏孔明之計。瑾辭歸。畢竟周瑜定何計伏孔明。未知如何。

周瑜三江戰曹操

伐鼓撻金江對楚山千里雪

周瑜三江戰曹操



橫戈躍刃舟連漁浦萬家烟

全像三國演義卷之五

四



周瑜思忖轉恨孔明。汝直如此。能言快語。吾必殺之。遂往辭孫權。權曰。公瑾先行孤當繼。後便起兵也。瑜共程普。魯肅邀孔明同行。孔明欣然從之。一同登舟。駕起風帆。迤邐上水。望夏口而進。離三江口五六十里。船依次第。擺布已定。周瑜在中央下寨。岸上依西山結營。週迴下寨五十餘里。孔明只就小舟內安歇。周瑜分派已定。使人請孔明於中軍帳議事。時文武都聚帳下。孔明至請坐定。瑜曰。昔曹兵少。紹兵衆。兩邊相拒於白馬官渡之時。操以何計破袁紹之兵。先生深通兵法。必知其詳。願賜教之。孔明暗思此事。見說我不動。必用計害我。吾看他如何。遂答曰。蓋聞許攸之謀。先斷烏巢之糧。因此一戰以成功。瑜大喜曰。先生之言極是。今操兵八十三萬。予有三萬。安能拒之。必須先斷操之糧。然後可破。令人探知操軍糧草。皆屯聚鐵山。素知先生久居漢上。地理熟知。彼各爲主人之事。有勞先生率領關張子龍之輩。吾亦助兵千餘。星夜往聚鐵山。斷操糧道。此行勿誤。孔明欣然領命。便辭周瑜而去。衆官皆散。魯肅獨問瑜曰。公使孔明何意。瑜曰。欲殺之。恐惹人笑。故借操之手。先除後患。肅乃來見孔明。看他知也不知。孔明畧無難色。整點軍船要行。肅不忍。以言釣之曰。此去可成功否。孔明笑曰。吾水戰步戰。馬戰車戰。各盡其妙。何愁功績不成。非比江東諸公。周郎盡一能乎。肅曰。吾與周郎誰能。孔明笑曰。吾聞江東小兒有言。伏路把關。饒子敬臨江水戰。說周郎公等於平陸。但能伏路把關。周公瑾只堪水戰。不能陸戰耳。肅以言回報。周瑜瑜大怒。何欺我。只能水戰也。不用他去。吾自引一萬馬步軍。直往聚鐵山。斷糧道如何。肅以言回報。孔明笑曰。公瑾令吾斷糧者。實欲令曹公殺吾耳。吾故片言戲之。公瑾使容納不下。目今用人之際。只願吳侯與劉使君同心。則大事成矣。如各相害。則事休矣。操多謀者也。他平生慣斷人糧道。今如何不以重兵隄備。公瑾若去。則必就擒。可先決水戰。挫動壯軍銳氣。別尋妙計破之。望子敬善言。以告

公瑾爲幸。魯肅以言回報周瑜。瑜握手頓足曰：此人見識果勝吾矣。今日不除之，日後吾必被出算矣。肅曰：目今大軍相拒之時，望以國家爲重。瑜然之。却說劉玄德分付公子劉琦，守把江夏，遂引兵往夏口登程。遙望江南岸，旗旛隱隱，戈戟重重，料是東吳已動兵矣。玄德盡把江夏之兵屯於樊口。住扎。釋義：按一統志樊口，即武昌縣樊口也。令人登高望之，使人回報曰：南岸盡是東吳家戰船，北岸隱隱烟火不絕。乃徐州青州之兵，玄德聚衆曰：孔明一去杳無音信，不知就理如何？誰人去探聽虛實？回報糜竺曰：某願往。玄德乃備羊酒禮物，囑付糜竺曰：當應機處變。竺駕小舟順流而下。迺至周瑜寨，軍士報瑜曰：劉玄德使糜竺至慰勞將軍。瑜召入，竺再拜，致玄德再三相敬之意，獻上酒禮。瑜受之，就待糜竺。竺告瑜曰：孔明來結好東吳，共破曹操。竺欲見孔明一面。瑜曰：今軍已臨敵，吾欲親往見玄德而會，爭奈任重，不可片時離也。若豫州肯枉駕來臨，深慰所望。別有他事，自當面告。且孔明與我定計破曹，豈可便去也。竺應諾，遂辭下船而回。肅曰：公欲見玄德有何意？瑜曰：玄德世之真英雄，今若不除之，乃東吳之大患。吾非爲己之私，實爲國家也。魯肅勸之，不從。遂傳密令，如玄德至，先埋伏刀斧手五十人於壁衣中。吾勸蓋爲號，便出下手。却說糜竺回到樊口寨中，來見玄德。將周瑜欲待會面之事說了。玄德便教收拾快船一隻，只今便行。雲長諫曰：吾疑周瑜多謀之士，又兼無孔明之書，其中必詐，不可去。玄德曰：我今結托於東吳，共破曹操，他欲見我，我若不往，非同盟之意也。兩相疑惑，事不諧矣。雲長曰：兄長堅意要去，弟亦同去。張飛曰：我也跟去。玄德曰：只着雲長跟隨我去。弟與子龍守寨，簡雍固守鄂縣。我去便回。乃乘小舟，雲長并從者二十餘人，飛奔棹舟而來。至寨口，玄德觀艨艟，旛旗甲兵，左右分布整齊，看了心中甚喜。軍士飛報周瑜，瑜問：多少船到？報曰：只有一隻船，從者二十人。瑜笑曰：此人命休矣。囑付埋伏刀斧手，遠遠相接。玄德引雲長

明與我定計破曹，豈可便去也。竺應諾，遂辭下船而回。肅曰：公欲見玄德有何意？瑜曰：玄德世之真英雄，今若不除之，乃東吳之大患。吾非爲己之私，實爲國家也。魯肅勸之，不從。遂傳密令，如玄德至，先埋伏刀斧手五十人於壁衣中。吾勸蓋爲號，便出下手。却說糜竺回到樊口寨中，來見玄德。將周瑜欲待會面之事說了。玄德便教收拾快船一隻，只今便行。雲長諫曰：吾疑周瑜多謀之士，又兼無孔明之書，其中必詐，不可去。玄德曰：我今結托於東吳，共破曹操，他欲見我，我若不往，非同盟之意也。兩相疑惑，事不諧矣。雲長曰：兄長堅意要去，弟亦同去。張飛曰：我也跟去。玄德曰：只着雲長跟隨我去。弟與子龍守寨，簡雍固守鄂縣。我去便回。乃乘小舟，雲長并從者二十餘人，飛奔棹舟而來。至寨口，玄德觀艨艟，旛旗甲兵，左右分布整齊，看了心中甚喜。軍士飛報周瑜，瑜問：多少船到？報曰：只有一隻船，從者二十人。瑜笑曰：此人命休矣。囑付埋伏刀斧手，遠遠相接。玄德引雲長

二十人直入步行到中軍帳。周瑜出轅門相接而入帳中。叙禮已畢。請玄德上坐。玄德曰：將軍名傳天下，世之俊傑，劉備區區之才，安煩將軍之重禮耶？乃分賓主而坐。周瑜取酒相待，却說孔明偶來江邊，見說玄德與都督相會，吃了一驚，急入中軍帳，正遇魯肅。肅與孔明乃攜手而入，偷目先視周瑜，面有殺氣，兩邊密排壁衣。孔明思之，吾主休矣！回視玄德談笑自若，看玄德背後按劍而立，乃雲長也。孔明喜曰：吾主無危矣！料周瑜懼怕雲長，必不敢下手。孔明不入復回船上。江邊伺候周瑜起身把盞，猛見雲長立在背後，忙問曰：此何人也？玄德曰：乃吾弟關雲長也。瑜曰：莫非向日斬顏良、文醜者乎？玄德曰：是也。周瑜汗流滿臂，就與把盞，又飲數盃。玄德問曰：將軍今拒曹操，得戰卒幾何？瑜曰：三萬耳。玄德曰：安敢敵曹軍八十三萬大軍也？瑜笑曰：兵多將廣，何足懼哉？瑜二萬人，足可以用豫州試看吾破之。如摧朽木耳。玄德羞慚而謝之。忽見魯肅入，玄德曰：子敬可請孔明說

話。瑜曰：只待破了曹操，此時與孔明相見也。玄德惶恐而謝雲長。月之。玄德會其意，乃辭瑜曰：備暫告別，破敵收功之後，專當拜賀。瑜亦不留，送出轅門，備至船邊，忽見孔明。孔明曰：主公知今日危乎？玄德曰：不知。孔明曰：若無雲長，已遭瑜之難矣。玄德方省悟，問孔明曰：若何？孔明曰：若某雖居虎口，安然如入山。今主公但收拾船隻，軍馬十一月二十甲子日後為期，可教子龍駕小舟於南岸邊等候，切勿有誤。玄德問其意，孔明曰：但看東南風起，亮必還矣。主公可速開船。孔明自回。玄德開船，行不數里，上流處放下五六十隻船來。玄德慌忙看時，船面上一人，乃張飛也，恐怕哥哥有失，特來遠接。遂乃同回，却說魯肅問瑜曰：公瑾今日何不下手？瑜曰：關雲長世之虎將也，行坐相隨，吾若下手，他必來害我也。肅愕然，有人報曹操遣使至。瑜喚入使人，呈上書。看時，封皮云：漢大丞相書付周都督開拆。瑜大怒，更不開看，扯碎擲地，喝斬使者。肅曰：兩國爭戰，不斬來使。瑜曰：斬使以示

威也。將首級付從人回去。瑜曰：操賊必興兵矣。當日發放令甘寧爲先鋒。韓當爲左翼。蔣欽爲右翼。瑜自部領諸將接應。來日四更造飯。五更開船。戰具砲石一應完備。却說曹操聽得周瑜斬了他來使。毀了他書。心中大怒。便喚蔡瑁、張允一班荊州降將爲前部。操自爲後軍。四更造飯。五更開船。時建安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平風靜浪。北軍大進。正使船已到三江口。南船已擺開旗旛。中一員大將坐在船頭上。大呼曰：吾乃甘寧是也。敢有決戰者。即上船來。蔡瑁大怒。便喚弟蔡璉前進。鼓譟吶喊。璉大呼曰：吾乃大將蔡璉也。甘寧執箭扣滿弓。望蔡璉射之。應弦而倒。寧驅船大進。萬弩齊發。北軍不能抵當。船差邊蔣欽。右邊韓當直撞入北軍隊中。來擒曹操。未知性命如何。

羣英會瑜智蔣幹

却說甘寧一箭射死蔡璉。三路戰船縱橫於三江水面。掩殺北軍。箭似飛蝗。砲石如雨。韓蔣二將見後船盡是青徐之兵。素不曾習水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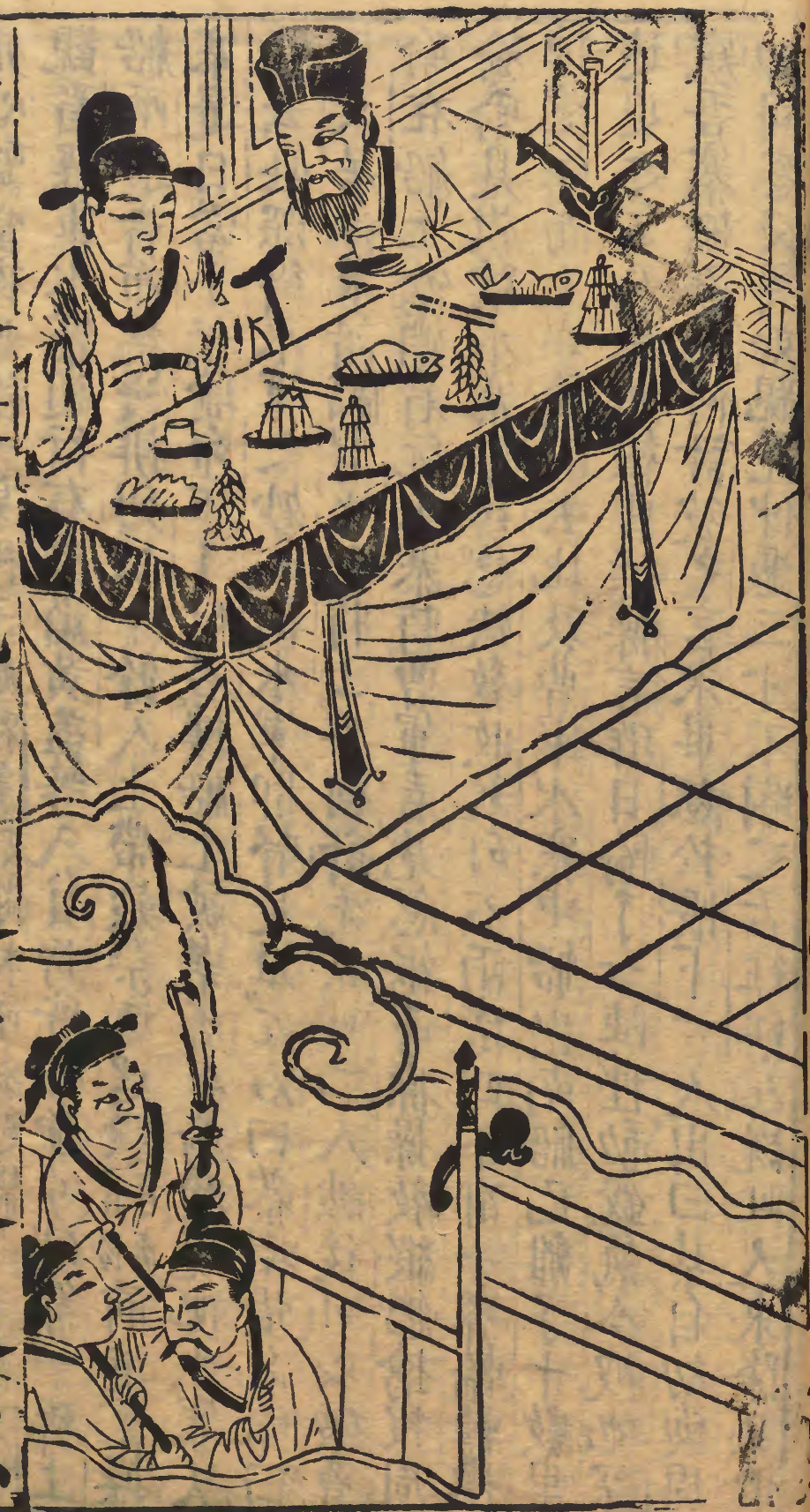
大船上戰船一擺。早立脚不住。安能奮武。揚威。於是甘寧催兩路船殺透後軍。周瑜又催船助戰。從已時至未時。北軍都退。中箭着砲者不計其數。周瑜雖精於水戰。便利惟恐寡不敵衆。遂下令鳴金收住戰船。北軍盡回。青徐兵不諳水戰。溺死極多。操登旱寨再整軍士。喚蔡瑁、張允責之曰：東吳兵少。你緣何反敗。是汝不用心耳。且免汝一番後。再如此。必按軍法。蔡瑁曰：荊州水軍久不操練。柰有多半北軍。不識水利。見南軍一擊便慌。如今先下水寨。令北軍在中水軍在外。每日教習水軍精熟。方可用之。操曰：你既是水軍都督。取便區處而行。何必稟我。張蔡二人自去訓練水軍。沿江一帶分二十四座水門。以大船居於外。以爲城廓。小船居於內。可通往來。至晚點上燈。照得天心水面上下通紅。早寨三百餘里煙火不絕。搬運糧草。車使相接。曉夜而行。却說周瑜待勝回寨。一面差人報吳侯。以甘寧爲第一功。韓當、蔣欽次之。餘皆賞賜已畢。瑜乃當夜登高觀望。西邊一

萬馬營中刀斗襍陳排暗陣

群英會瑜智蔣幹



群英會上觥籌交錯謾長歌



通紅火光接連天地。瑜問之左右各曰：「此是壯軍燈火之光也。」瑜亦心驚。當夜收拾一隻樓子船。釋義：樓子船即戰船也。上吾親自去觀看。操軍水寨隨行有魯肅、黃蓋等八員將皆帶強弓硬弩。一齊上船。兩邊青布為幔，排列二十餘人，上帶鼓樂，迺進。迺音移。前進至操寨邊，日當半午。瑜命下了礮石，樓船上鼓樂齊奏。瑜暗窺他水寨大驚云：「此深得水軍之妙也。」問水軍都督是誰。左右曰：「蔡瑁、張允。」瑜曰：「原久居江東，諳習水利將士。吾何計先收此二人？」然後可以破曹。瑜在船上飲酒看玩水寨時，曹軍看見，忽報曹操教縱船擒捉周瑜。瑜見旗號水寨中起，急快教收起礮石，兩邊四下都一齊輪轉棹，掉望江面上如飛而去。比及曹軍水寨中船出，南船已離了十數里，遠追之不及。急回報曹操言：「昨日輸了一陣，挫動銳氣，今被他深窺吾寨，柵吾用何計破之？」言未畢，忽於帳下一人出曰：「某自幼與周郎同窓交契，如親昆仲，憑三寸不爛之舌，往江左說此人來降，共擒。」

備若何。曹操大喜，視之，乃九江人也，姓蔣名幹，字子翼，見為蒯

帳下幕賓。操問曰：「先生果與周公瑾交厚乎？」幹曰：「丞相放心，幹到江左，必要成功。」操問要何物，將去。幹曰：「只消一童隨往，二僕駕舟，其餘不用。」操甚喜，置酒與蔣幹送行。幹綸巾布袍，駕一隻扁舟，迺到瑜寨中，命報覆云：「故人蔣幹特來相訪。」周瑜正在中軍帳上議事，忽報蔣幹至。瑜笑謂諸將曰：「說客至矣。」與眾將附耳低言。如此如此，眾皆應命而去。瑜整衣冠，引從者數百，皆錦衣花帽，前後簇擁，瑜步行遠遠迎接。蔣幹引一青衣小童，昂然而來。瑜教從者擺列於兩下。瑜慌忙拜而迎之。幹曰：「賢弟別來無恙。」瑜應聲答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生受為曹操作說客耶？」幹愕然良久曰：「吾與足下間別久矣，近知威鎮東吳，名揚華夏，故來叙舊，以觀其志。」何疑？吾作說客耶？瑜曰：「吾雖不及師曠之聰，聞絃外而知雅意也。」幹曰：「足下視人如此，吾告退。」瑜笑而撫其臂曰：「吾但恐兄與曹氏作說客，既無此心，何去速也。」遂入

帳上叙禮畢。坐定。令左右請江左大傑與子翼相見。釋義：子翼，字少時，面前設金銀器皿，光射眼目。文官武將各穿錦繡之衣，帳下小將盡披銀鎧，分兩行而入。瑜都教相見已畢，就教列於兩傍而坐。奏軍中得勝之樂，輪換行酒。瑜告諸將曰：「此是吾同窓友兄也。雖從江北到此，却非是曹操家說客。衆等勿疑。」遂喚子義曰：「釋義：子義，字太史，可佩吾劍作明甫。今日置酒，但叙舊日交情耳。如有但提曹操并東吳軍旅之事者，可立斬之。太史慈，軒昂應諾，按劍坐於席上。蔣幹聞之，如坐針氈。周瑜曰：「吾自領軍以來，點酒不飲。今日見了心腹故友，又無疑忌，當飲一醉。」吾兄開懷，座上觥交錯，但是一箇起來把盞，必須誇其才能。周瑜大笑而暢飲。酒至半酣，釋義：微醉也。瑜携幹手同步出帳外。瑜左右軍士皆全粧貫帶，持戈執戟而立。瑜曰：「吾之小卒，頗雄壯。」幹曰：「虎狼之兵也。」引幹到帳後，一望糧草堆如山積。瑜曰：「吾之糧食，頗足。」備告幹曰：「兵精糧足，名不虛傳。」瑜又大笑，引幹看營。

軍器鞍馬。瑜佯醉大笑曰：「想周瑜與子翼同學業時，不曾望有今日矣。」幹曰：「以賢弟高才，實不爲過。」瑜執幹手曰：「大丈夫處世，遇知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必行，計必從，禍福共之。假使蘇秦張儀更生，陸賈酈音力生復出，蘇秦張儀，上國時人。陸賈酈生，漢時人。四子皆游說之士。口如懸河，舌似利刃，安能動吾心哉？」今時章句腐儒，欲以一面之詞等閑來說我乎？言罷大笑。此時蔣幹面如土色，心似刀錐。瑜又遂入帳上，會諸將再飲。又指諸將曰：「此有江左之豪傑，今日此會羣英會耳。」飲至天晚，燕上燈燭，瑜自起舞，創作歌衆拍手而和之。歌曰：「大丈夫處世，立功名，就立王業，成土業，成兮四海清。四海清兮天下安，天下安兮吾將醉。吾將醉兮舞霜鋒。歌罷，慷慨悲壯，三三飲，獨有蔣幹寸心欲碎。夜已更深，幹辭了勝酒力，失踰垣幹臂曰：「久不與子翼同飲，心宵抵足而眠。」瑜本不醉，佯推大醉，同幹入帳。蔣幹衣不解帶，嘔吐狼藉於床。上是夜，蔣幹如

何睡得着。見之。打。二。更。視。燈。尚。明。看。周。瑜。時。鼻。息。如。雷。幹。觀。帳。內。卓。上。一。堆。文。書。一。箇。視。之。皆。是。往。來。書。信。內。有。一。封。上。寫。張。元。表。書。封。上。大。寫。驚。夢。書。云。

某。等。降。漢。非。因。仕。祿。皆。迫。耳。今。已。賺。北。軍。困。於。寨。中。但。得。其。便。即。將。操。賊。之。首。獻。於。下。早。晚。人。到。便。有。關。報。謹。此。敬。覆。希。垂。照。察。

幹。思。曰。原。來。蔡。瑁。張。允。結。連。不。吳。將。書。暗。藏。於。衣。內。忽。周。瑜。翻。身。幹。急。滅。燈。就。寢。瑜。口。內。含。糊。曰。子。翼。公。我。數。日。之。內。教。你。看。操。賊。之。首。幹。勉。強。應。之。又。曰。子。翼。且。住。教。你。看。操。賊。之。首。及。幹。問。之。瑜。又。推。睡。着。幹。伏。在。床。上。看。看。四。更。六。聽。得。有。一。人。入。帳。喚。曰。都。督。醒。否。周。瑜。夢。中。做。忽。覺。之。意。故。問。那。人。曰。床。上。睡。着。何。人。答。曰。都。督。請。子。翼。公。寢。何。謂。不。知。瑜。懊。悔。曰。吾。未。嘗。飲。醉。昨。日。醉。後。失。事。不。曾。說。甚。言。語。那。人。曰。江。北。有。人。至。此。瑜。喝。低。聲。便。喚。子。翼。將。幹。只。粧。睡。着。也。推。不。

覺。潛。出。帳。幹。竊。聽。之。有。人。在。外。曰。張。蔡。二。都。督。道。急。切。不。得。下。手。後。面。言。語。頗。低。聽。不。真。實。少。刻。瑜。入。帳。又。喚。子。翼。將。幹。只。推。睡。着。瑜。解。衣。就。睡。幹。尋。思。周。瑜。是。箇。有。精。神。的。人。天。明。尋。書。必。然。漏。泄。睡。到。五。更。幹。起。喚。周。瑜。瑜。却。推。睡。着。幹。帶。上。巾。帽。潛。步。出。帳。去。喚。了。小。童。逐。出。轅。門。軍。士。問。先。生。那。裏。去。幹。曰。吾。在。此。恐。誤。都。督。事。權。且。告。別。軍。士。亦。不。阻。當。幹。下。船。飛。奔。江。北。岸。來。見。曹。操。操。問。先。生。幹。事。若。何。幹。曰。周。瑜。心。如。鐵。石。不。可。說。也。操。怒。曰。事。又。不。濟。反。被。東。吳。之。笑。幹。曰。雖。不。能。說。周。瑜。却。與。丞。相。打。聽。一。件。事。乞。退。左。右。幹。將。上。項。事。逐。一。說。與。曹。操。操。大。怒。曰。二。賊。如。此。無。禮。恐。走。透。消。息。即。便。喚。蔡。瑁。張。允。到。帳。下。問。曰。汝。等。如。何。瑁。曰。軍。練。未。熟。不。敢。輕。進。操。怒。曰。軍。若。練。熟。肯。殺。獻。於。周。即。矣。蔡。張。二。人。不。知。其。意。驚。慌。不。能。回。答。喝。令。武。士。擒。獲。斬。之。頭。獻。頭。階。下。眾。人。入。問。其。故。操。方。省。悟。吾。中。計。矣。靜。軒。詩。嘆。曰。

曹操奸雄不可當。一時詭計中周郎。蔡張實主謀生計。誰料翻爲劍下亡。

操頃是中計。不意認錯。乃與來將曰。此二人怠慢軍法。遷延日久。吾故斬之。衆皆嗟乎不已。而曹操於衆內選毛玠于禁爲水軍都督。以代二人之職。其餘諸將皆不更換。細作探知。報過江東。周瑜大喜曰。吾所患者。此二人累施小計。盡以剿除。吾無憂矣。肅曰。都督如此用兵。何愁曹操不破乎。瑜曰。吾料諸將不知其計。獨有諸葛亮勝如吾見。想此謀亦不可瞞也。子敬試以言釣之。看他知也不知。便當回報。肅來釣孔明。還是如何。

諸葛亮計伏周瑜

肅領了周瑜言語。迨來船中。相探孔明。孔明接入小舟對坐。肅曰。連日措辦軍務。有失聽教。孔明曰。便是。亮亦未與都督賀喜。肅曰。何喜。孔明曰。周公瑾使足下來探亮。知也不知。便是這件事。可賀喜耳。

肅失色。問孔明曰。先生緣何知之。孔明曰。這條計。只是瞞過將幹。操必然後有。只是不肯認錯。江東無患矣。如何不賀喜。吾聞知換了毛玠于禁。只這兩箇手裏。好歹送了水軍性命。肅開口不得。把此言語支吾了半晌。別孔明而回。孔明燭曰。萬望子敬隱而休言。亮知此事。公瑾若知。必然尋事害亮也。肅駕舟而去。見周瑜把上項事只得實說了。瑜聽知大怒。若留此人。那裏顯我。吾決意斬之。肅勸曰。若殺孔明。却被曹操笑耳。瑜曰。吾自有公道斬之。教他死而無怨。肅曰。何以公道斬之。瑜曰。子敬休問。來日便見。次日衆眾將於帳下。教請孔明。孔明欣然而至。坐定。瑜問孔明曰。即日交兵。不遠水路之中。用何計以勝曹操。請先生見教。孔明曰。大江之上。除非弓弩爲先。瑜大喜。先生之言。正合吾意。昔姜子牙自置許多軍器。吾軍中缺箭。使用欲煩先生監造。十萬枝箭。以備用之。兩家之事。請先生切勿推卻。孔明曰。亮最閑在此。敢問十萬枝箭。何時要用。瑜曰。十日之內。

鼓響三通風送虛聲驚漢賊
諸葛亮計伏周瑜



箭收十萬天成妙計伏周郎



亦可辦完。否亮笑曰：「即日兩軍相當之際，早晚操軍必到。若候十日，必誤了大事。」瑜曰：「先生可料幾日便成？」孔明曰：「只消三日，嚴限拜納十萬枝箭。」瑜曰：「軍中無戲言。」孔明曰：「怎敢侮弄都督？」便要文書三日不辦。甘當軍令。周瑜大喜，喚軍政司當面要了文書，置酒相待。事盡了日，後有酹勞。孔明曰：「今日不及，來日分付。」便造箭也。第三日，可差五百小軍到江邊搬箭。孔明飲了數盃，就辭瑜而去。魯肅曰：「此人莫非詐乎？」瑜曰：「他自送死，非吾逼之。」明白對眾要了文書，你便兩肋生翅也飛不去。吾已分付軍匠人入去，教他諸般不便，必然誤了。此時定罪有何理說？你可去探虛實，便來回報。肅來見孔明，孔明曰：「吾曾告子敬，休對公瑾說。他必要害我。今日果然爲之。」三日之內，要造十萬枝箭。如無箭數，按軍法施行。子敬只得救我。肅曰：「你自取其禍，如何救得？」孔明曰：「望子敬暫借二十隻船，每船要軍三十，各船上皆用青布爲幔，每船上要束草千餘箇，密布兩邊，皆在江岸伺候。別有妙用。」第二日，請子敬至此看箭。切不可教公瑾知會。如知，吾計敗矣。肅不知其意，回報周瑜，言道：「他也不用箭，竹翎毛膠漆等件，自有道理。」瑜大疑，吾不省得其意。肅自撥輕快船二十隻，各船三十餘人，并用青布爲幔，上插旌旗，內將穀草縛在兩邊，皆屯於孔明船邊。一口無動靜。二日亦不行。到第三日，四更，魯肅米船邊孔明亦教請上船。肅問曰：「何意？」孔明曰：「子請子敬。」江上取箭。肅曰：「箭在何處？」孔明曰：「子敬休問前去便見。」把二十隻船用長索相連，只望北岸進發。是夜大霧垂於江面，對不相見。孔明共魯肅坐在船中。後傳令教快行，果然

是好大霧。前人有篇大霧垂江賦曰：

大哉長江，西接岷嶺，南控三吳。北帶九河，匯百川而入海。歷萬古以揚波，至赤龍伯海君江如。水母長鯨，千丈天蜈，九首鬼怪，異類咸集而有。蓋夫鬼神之所依憑，英雄之所戰守，時也。陰陽既亂，昧爽不分。計長空之一色，忽大霧之四屯。雖與新而莫覩，惟金

鼓之可聞。初若冥濛。纔隱南山之豹。漸而充塞。色欲迷北海之鯤。
然後上接高天。下垂厚地。渺乎蒼茫。浩乎無際。鯨鯢出水而揚。
波蛟龍潛淵而吐氣。又如梅霖收溼。春陰釀寒。冥漠漠浩浩。
漫漫東失柴桑之岸。南無夏口之山。戰船千艘俱沉。淪於岩壑。漁
舟一葉驚出沒於波瀾。甚則穹昊無光。朝陽失色。返白晝為昏黃。
變丹青於水黑。雖大禹之智。不能測其淺深。離婁之明。焉能辨其
處止。尺於是焉。暗夷息浪。屏暗擊收功。魚驚遁跡。鳥獸潛踪。隔斷
蓬萊之島。暗圍閭闔之宮。恍惚奔騰。如驟雨之將至。紛紜雜遝。
若寒雲之欲同。乃能中隱毒蛇。因之而為瘴癘。內藏妖魅。憑之而
為禍殃。降疾厄於人間。起風塵於塞外。小民遇之。天傷大人。觀之
感慨。蓋將返元氣於鴻荒。混天地為大塊。

靜軒先生有一詩一律單道霧云

疊嶂風光盛濛濛。細雨濃雖聞雲外。鴈不見嶺頭松。一水亡新浪。

千山矢舊踪。禪關昏曉異。裏風送數聲鐘。

當日五更船已到。曹操水寨邊。孔明教把船隻回頭。西尾東。一帶擺開。
就船上擂鼓。吶喊。魯肅驚曰。倘曹兵奔出。如之奈何。孔明笑曰。吾料
曹操雖奸雄。於重霧必不敢出。吾等酌酒取樂。霧散便回。吾親身在
此。子敬勿憂。却說水寨中。聽得擂鼓。吶喊。毛玠于禁二人慌忙使人
報知曹操。操此時因見水軍未整。自到江邊提撥調用。俱各停當了。
操傳令曰。重霧迷江。他必有埋伏。更兼他軍士來的整齊。切不可輕
動。可撥水軍弓弩手。亂箭射之。又差人往旱寨內。喚張遼徐晃各帶
弓弩軍三千。火速到船邊助射。比及號令到來。毛玠于禁則怕南軍
捨入水寨。已差弓弩手亂箭射之。後號令到。撥弓弩手約一萬餘人。
盡皆放箭。平明時。分孔明教把船吊回頭。東尾西逼近水寨。受箭只
聽得霧中徐晃又引能射者盡皆赴水寨口。大船放箭。只聽得霧中
擂鼓。吶喊。箭如雨發。漸漸日高。收起霧。孔明急收船回。二十隻船。

兩邊束草上排滿箭枝。孔明令人叫曰：「謝丞相箭比及報知，操時船輕水急，已放回二十餘里，追之不及，操懊悔自責，衆將皆嗟咨不已。」却說孔明與魯肅曰：「每船上箭可勾四五千矣，不費江東半分之力，已得十數萬箭。明日却將來射比軍，強如自己用工造作。」肅曰：「先生神人也，何以知今日如此？」大霧，孔明曰：「凡爲將者，不通天文，不識地理，不知軍門不曉陰陽，不看陣圖，不明兵法，勢乃庸才也。亮三日前算定今日大霧，因此敢取限而辦之。」公瑾取我十日辦完，人匠料物皆不應手，便行官府亦誤了事。特將這一江邊等候搬箭。孔明教船上取之，可得納魯肅以孔明言說與周瑜。瑜大歡喜也。後來史官詩曰：

濃濃霧霧滿長江，天地難分水。

十舟船能擺列萬餘弓弩。

盡施張飛蝗透草，搖天影驟雨催花。射日光沙塞昔年迷，李廣乳

明今日伏周郎。

考證李廣征匈奴迷生道略不成功而死

江左得箭九萬餘根。曹操折箭十五六萬，周瑜出寨迎接以師之敬。之孔明曰：「謫詐小術，何足爲奇？」瑜曰：「雖士之孫吳莫能及也。」邀入帳共飲酒。瑜曰：「昨日吳侯遣使至，催督破曹，瑜未有奇計，請先生教之。」孔明曰：「亮乃碌碌庸才，公是江東豪傑，何故問計於亮也？」瑜曰：「某昨夜往觀水寨，極有法度，非等閑可攻之。」今先生亦觀其動靜矣。瑜有一計，不知可否，請先生論之。孔明曰：「都督且休言，各寫於手內，看同也不同。」瑜大喜，教取筆硯，來自暗寫了。却送與孔明，孔明亦寫了。兩箇同近坐榻，各出掌中之字，互相觀看，百大喜，畢竟如何，下回便見。

黃蓋獻計破曹操

當日席上，周瑜先出掌中字。孔明視之，乃一火字也。孔明亦出手中子。與周瑜視之，亦是火字。因此皆大笑。而指之瑜曰：「既兩計相同，再

欲奪強旗恨不粉身成妙策

黃蓋獻計破曹操



願輸降款肯回苦肉故辭勞



無疑矣。幸勿泄漏。孔明曰：「兩家之事，豈有泄漏之理乎？子料曹操雖經兩番，必不信。又再如此，都督儘行之。」飲罷，分散餘皆不知。却說曹操拆了許多箭，心中氣悶，荀攸進曰：「江東有周瑜，諸葛亮二人用計，大江之阻，切極難知。於軍中可選二人去東吳詐降，內爲國賊，以通消息，方可圖謀矣。」操曰：「正合吾意。」汝料軍中誰可行此計？攸曰：「蔡瑁被誅，蔡氏宗族皆在軍中，有二人，乃瑁之房族，蔡和、蔡中，見爲副將軍，丞相可以恩結之。」東吳必不疑矣。操當夜喚二人入帳，囑付曰：「汝昆仲可引小軍去東吳詐降，但有動靜，使人密報。事成之後，加汝爲列侯，重賜食邑。休生變心。」二人曰：「吾等妻子皆在荊州，安有變心？丞相勿疑。」某二人必取周瑜諸葛亮之首級，操重賞。次日帶五百軍士，船數隻，順風而下。望南岸來，却說周瑜曉夜不眠，理會進兵之策。忽報江北有數十隻船來到江口，稱蔡瑁之弟蔡和等特來投降。周瑜大喜，二人哭拜於地，吾兄無罪，操賊誅之。今欲報讐，特來投降。望賜

收錄。願爲前部。瑜取金帛賞勞了，加爲上將，喚甘寧引一枝軍馬，以爲前部。和中二人拜謝，以爲中計。瑜密喚甘寧分付：「此二人非投降者，操使過江透漏消息，只做不知。休要阻當。」寧曰：「此是何意？」瑜曰：「此二人不帶家小，必是詐降。吾欲將計就計而行，特要教他通報消息。汝可慇懃相待，就裏隄防。每日書畫卯酉，約會同來。至期破敵，先要殺他兩箇祭旗。汝勿有悞。」甘寧領命了。有魯肅來見周瑜，曰：「這兩箇多是詐降。」瑜叱曰：「曹操殺他人之兄，正欲報讐，何詐之有？你若如此疑惑，安能容天下之士乎？」肅無言可答，遂去告孔明。孔明笑而不言。肅曰：「孔明何故哂笑？」孔明曰：「吾笑子敬不識公瑾之用計耳。大江隔遠，細作極難往來。操使蔡和、蔡中詐降，使不疑忌也。公瑾計上用計，正要他通報消息，兵不厭詐。公瑾之謀是也。肅方纔省悟，却說黃蓋潛入中軍，來見周瑜，問曰：「公覆釋義之字也。」夜至，必有良謀。蓋曰：「他衆我寡，難以久持，何不用火以攻之？」瑜曰：「誰教公獻此計？」蓋曰：「某

出已意。非他人之所教。此計也。瑜曰。吾正欲如此。故留蔡和蔡中詐降之人。以通消息。但恨無一人獻詐降計耳。蓋曰。某願行此計。瑜曰。不受苦楚。如何肯信。蓋曰。某自破虜將軍。重用至今。雖肝腦塗地。心亦無怨。瑜拜而謝之曰。君若肯行此計。則江東之萬幸也。蓋曰。某死亦無怨。遂謝而出。次日。鳴鼓大會。諸將咸集。列於帳下。孔明亦在坐。次。周瑜曰。操引百萬之衆。連絡三百餘里。非一日可破。吾糧草蓄積。累年積月。諸將船上。各止許關三箇月糧草。諸將准備禦敵。言未畢。黃蓋進曰。都督教關多少糧草。瑜曰。只支三箇月。蓋曰。便支三十箇月糧草。也不濟事。若是這箇月破的。便破。若是這箇月破不的。只可依張子布之言。棄甲倒戈。壯面而降之。周瑜勃然變色。大怒而言曰。吾奉吳王之命。籌畫已定。若有再言降者。必斬之。衆官面面相覷。今兩軍相敵之際。汝爲先鋒。安敢慢吾軍心。不斬汝首。難以服衆。喝左右便斬首來。黃蓋亦怒曰。吾自隨破虜將軍。縱橫東南。已歷三世。

那有你来。瑜大怒。喝斬。甘寧進前告曰。公覆乃東吳之舊臣。可以恕之。瑜喝之曰。汝何等之人。敢多言。亂吾法度耶。先喝左右。將甘寧亂棒打出去。衆官皆跪下告曰。蓋罪可誅。但於軍不利。都督寬恕。權且寄罪。破曹之後。問亦未遲。瑜怒未息。衆官苦苦哀告。瑜曰。若不看衆官面皮。決斬汝首級。既犯吾令。且暫免死。左右拖翻打一百脊杖。以正其罪。諸官又告。瑜掀翻案桌。叱退諸官。便教行杖。將黃蓋剝去衣服。拖翻在地。咬牙切齒。喝令毒打。打五十毒杖。諸官又告。望恕黃蓋。瑜躍起身。指黃蓋曰。汝敢小覷我耶。且寄下五十棍。再有怠慢。二罪俱罰。恨聲不絕。而入帳中。衆官扶起黃蓋。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扶到帳中。昏絕幾番。動問之人。無不下淚。魯肅也到看問了。回到孔明船中。肅曰。今日公瑾罪責於公覆。我等皆是他部下。不敢犯顏苦勸。先生是客。何故袖手傍觀。不發一語也。孔明笑曰。子敬欺我。肅曰。某與先生渡江以來。未嘗有事相欺。何故出此言也。孔明曰。子敬

如何不知兵法有鬼神不測之機。今日公瑾欲殺黃蓋。故毒打之。乃其計也。吾何勸之。肅方悟。孔明曰。不用苦肉計。何以瞞過曹操。今必令黃蓋詐降。却教蔡中蔡和報其事矣。如見公瑾。切勿言亮知之。只說亮也。埋怨肅。肅回見瑜。邀入帳內。肅曰。今日何故痛責黃蓋也。瑜曰。諸將怨否。肅曰。多有心中不安者。不敢明言也。瑜曰。孔明知否。肅曰。他也埋怨都督。忒情薄。瑜笑曰。今番須瞞過他。肅曰。何謂也。瑜曰。今日打黃蓋者。乃計也。欲令他詐降。先須用苦肉計。瞞過曹操。就中用火攻之。可決勝也。肅乃暗思。孔明之高才。不敢明言。却說黃蓋卧於帳中。諸將皆來動問。蓋不言語。但長吁不已。小軍忽報。蔡謀特來動問。蓋令人請入對面而坐。蓋叱退左右。關澤曰。將軍莫非與都督有讐。蓋曰。非也。某觀看過軍中。絕無一人可爲心腹者。惟先生素有忠義之心。故敢以心腹告之。關澤曰。公之受責。莫非苦肉計也。蓋曰。何以知之。澤曰。以公瑾一動一靜。某已料九分。蓋曰。某受吳侯三世之

恩。無以報之。故獻此計。以破曹操。肉雖受苦。亦無恨矣。澤曰。公之告我。無非要澤獻詐降書否。蓋曰。實有此意。未知肯仗義否。關澤言無數句。惹起赤壁鏖兵。未知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關澤密獻詐降書

關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本庄農。酷嗜儒業。但家甚貧。與人傭工。借書誦讀。但寫一篇。並無遺忘。少有膽氣。對答如流。舉孝廉。除錢塘長孫。權慕其名。召爲參謀。因此黃蓋知其能言有膽。故遣往之。澤欣然而應諾曰。大丈夫處世。從事於人。不能立功建業。甘與腐物同盡。真可羞也。既公覆捨命而報東吳。關澤何惜螻蟻之微生哉。黃蓋滾下床來拜而謝之。澤曰。事不可緩。即當便行。蓋曰。書已脩下了。澤領了書。只就當夜。扮作漁翁。一人駕小舟。望北岸循水而行。是夜寒星滿天。三更時候。早到水寨。巡江軍士拿住。澤曰。便報丞相去。東吳關澤有機密大事。特來拜見。是夜曹操在旱寨內。軍士報入來。操曰。

密獻降書此日慇懃排地網

關澤密獻詐降書



詐通軍信當年就裡設天羅



莫非是奸細麼。軍士曰：只是一漁翁，別無夾帶。操便教引將入來。天色未明，帳上秉燭而坐。軍士引關澤至，禮畢。操曰：吾聞汝是東吳參謀，來此何幹？澤曰：人言曹丞相之求士，如大旱之望雲霓。今觀此問，甚不相合。黃公覆汝又錯尋思了也。重言一遍。操曰：吾與東吳旦夕交兵，汝私行到此，如何不問也？澤曰：黃公覆在於東吳，已歷三世，乃舊功臣。今被周瑜於衆軍之前，痛決一頓，氣無所出，特告於我。我與公覆情同骨肉，思無報讐之路，遂獻密書，歸投丞相，擬將糧食軍器，以爲托獻。未知丞相肯容納否？操曰：黃公覆特使先生來降，投降書在何處？關澤取書呈上。操拆書，就几上觀看，書曰：

東吳糧草官水軍先鋒使黃蓋泣血百拜。謹獻書于大丞相麾下。蓋受孫氏厚恩，曾爲將帥，見遇不薄。然顧天下事有大勢，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衆，衆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吳將吏無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魯肅偏懷淺戇，意未解耳。加之行軍無次，自負其能，無罪受刑，有功不賞。蓋今應天順命，率衆歸降，瑜所督領，自易摧破。交鋒之際，必爲前部。糧草軍儲，隨船納獻。因是投書，效命在近，乞無疑心。伏希聽納。建安十二年冬十一月日，黃蓋泣血百拜奉書。

曹操於几案上，翻覆將書看十餘次，忽然拍案，張目大怒曰：黃蓋用苦肉計，令汝下詐降書，就取事，敢來戲侮於吾耶？便教左右推出，斬訖報來。左右將關澤簇下，推轉待斬。關澤面不改色，仰天大笑。操教牽回。吾已識破奸計，斬汝首級。何故哂之？關澤曰：吾不笑你，吾笑黃公覆不識人耳。操曰：何不識人耳？澤曰：殺便殺，何必問也？操曰：吾自幼熟讀兵書，之知奸詐之道，汝只好瞞別人，如何瞞得我？澤曰：且說書中那件事，是奸處？操曰：我說破你，那脫空處，教你死亦瞑目。你既是真心獻書投降，如何不明約幾時？今你有何理說？關澤聽罷，曰：汝不惶恐，敢誇年幼熟讀兵書。若戰必被周瑜擒矣。無學之輩，可惜。

吾屈死汝手。操曰：何謂我無學？澤曰：汝既通書，不識機謀，不明道理，故知必敗耳。操曰：且放他，看說我幾般不是處。若果理直氣壯，必有議論。澤曰：某見汝無有待賢之禮，吾何必言？但有死而已。操曰：願聞高論。澤曰：豈不聞背主作竊，安可期乎？這話言外，皆主謀反。如何約日期？倘有了日期，急下不得手，這裏接應，必然泄漏。只是但得便就行矣。曹操是箇聰明人，一點便悟。下席復禮，適來曹操見事不明，誤犯尊威，幸勿掛意。澤曰：吾與黃公覆傾心投降，如嬰兒望於父母，豈有詐乎？操大喜曰：若二公能建忠義之功，他日受爵，必在諸人之上。澤曰：某等非爲爵祿耳，但應天順人矣。操取酒以待之。少刻，有人於操耳邊私語，操曰：將書來看。其人以密書呈上，操觀笑，容頗喜。關澤暗思：必是蔡中蔡和來報。黃蓋受刑消息，操故喜其事真實也。操良久曰：煩先生再回江東，與黃公覆約的當日期。先通消息過江。吾以兵接應。澤曰：某已離江東，不可復還矣。望丞相別遣機密人去。操曰：

若他人去，事必泄漏。關澤再三推辭，只恐曹操心疑。良久曰：若去則不敢久停，便當行矣。操賜金珠，澤皆不受。別操再駕扁舟，飛奔江東而來。見黃蓋細說前事，蓋曰：非公能辯，則蓋徒受亡矣。澤曰：吾今去甘寧寨中，探蔡和蔡中去也。蓋曰：善。取便而行。澤至寨，寧問先生何來。澤曰：帳上見將軍被辱，吾甚不平。寧笑而不答。忽蔡和蔡中至，澤以目送甘寧。寧已會關澤之意，寧曰：只顯他能，全不以我等爲念。吾今無意相持，羞見江左人物也。四人坐定，甘寧但咬牙恨齒，怒髮冲冠，而不言。澤乃虛與寧耳邊低語，寧低首不語。長歎數聲。蔡和蔡中見寧澤皆有反意，以言挑之曰：將軍何故煩惱？先生有何不平？澤曰：吾等腹中之苦，汝豈知也？蔡和曰：莫非背吳投曹耶？關澤失色。甘寧起，拔劍而言曰：事已敗露，不可留反人在寨。倘若傳說人知，吾事敗矣。蔡和蔡中慌曰：二公勿憂，乞退左右。吾有心腹之論。寧曰：可速言之。蔡和曰：吾乃操公所使來詐降也。二公若有順心，吾當引進。寧曰：

若如此。天賜使也。澤將黃蓋事說知。二蔡曰。吾已報知丞相矣。澤曰。吾於丞相處見書。特來見興霸矣。寧曰。大丈夫既遇明主。當竭力助之。四人共飲。同論心腹。蔡和即時寫書報曹操。闕澤之計。合爲鏖兵第一功也。後人有詩曰。

黃蓋深知闕澤忠。故煩托獻離吳東。數行音杭降款過江去。百萬雄兵掃地空。假使周郎成大事。不教曹操逞奸雄。鏖兵赤壁施謀畧。合讓先生第一功。

蔡和自發書報曹操。說甘寧反吳。與其同爲內應。闕澤另馳書遣人報過江去。黃蓋動身。未知何日。但看船頭插青牙旗。即糧船也。却說曹操連得二書。心中疑惑未信。聚衆謀士商議。操曰。誰敢往江東打聽。操言未畢。一人應聲而出曰。某願往。畢竟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龐統進獻連環計

曹操言江左甘寧。被周瑜恥辱。亦願內應。黃蓋受責五十。却令闕澤。又有書到此。未可深信。誰敢直入周瑜寨中走一遭。蔣幹曰。前若不成功。而心中自羞。今捨一命再往。如不事成。甘當軍令。操大喜。即時令蔣幹上船。幹駕小舟。迺到江南水寨邊。便使人轉報周瑜。聽得幹又到。頂祝天地。吾之成功。只在此人身上。遂令人分付。如此如此。原來龐統亦曾對周瑜說。若破曹操。必用火攻。瑜曰。吾已定計了也。統曰。大江面上。一船着火。餘船四散。如何燒得。除非獻連環計。教他釘作一處。然後可用火攻。瑜曰。只是操奸猾。如何去得。正無理會。却纔聽得蔣幹又來。瑜因此大喜。乃坐於帳上。使人請幹。幹見不來。接心中疑慮。教把船於僻靜岸口纜繫。乃隨人入寨中。來見周瑜。瑜作色曰。子翼何故欺吾太甚。蔣幹佯笑曰。吾想與你乃舊日弟兄。特來吐心腹事。何故言相欺也。瑜曰。汝要說吾降。除非海枯石爛。前番吾想舊交朋友。教你痛飲一醉。留你共榻。你却盜吾私書。不辭而去。乃報曹操殺了蔡瑁張允。致使大事不成。皆是汝也。蔡和蔡中。新近

苦肉計行立待一江烟浪起

龐統進獻連環計



連環策進却絕千里舳舻沉



降吾。汝又来動說詞也。吾不看舊日之情。一刀兩段。本待送你過去。爭奈我一二日之間。便要破曹賊也。待留你在寨中。必然漏泄。左右在那裏。可送子翼往西山庵中歇息。待吾破了曹操。那時渡你過江。未遲。蔣幹再欲開言。周瑜已入帳後。左右取馬與蔣幹乘之。送到西山背後。於小庵歇息。撥兩箇軍人扶侍。幹在庵內。心中憂悶。寢食不安。是夜星露滿天。獨步出庵後。只聽得讀書之聲。信步聽之。於山岩畔見草屋數椽。內射燈光。幹往窺之。見一人掛劍燈前。誦孫吳兵書。幹思此必異人也。叩戶請見。其人開門迎之。儀表非俗。幹問姓名。答曰。姓龐。名統。字士元。幹曰。莫非鳳雛先生否。統曰。然也。幹曰。何居僻靜。獨守。答曰。周瑜自恃才高。不納忠諫。城賢損德。特守於此。公乃何人也。幹曰。吾乃蔣幹也。羣英會上相見。何故忘了。統曰。一時失忘。相請邀入草庵。共訴心腹之事。幹曰。據公之才。何所不宜。如肯降曹。幹當引進。統曰。但恐不用吾言。幹曰。吾願以性命保之。統曰。既有引見

之心。便當一行。如遲事必泄矣。幹與統便尋路到江邊。却好尋見船。連夜投江北去。到操寨中。幹先来見曹操。備言前事。操請入見。出帳而接。分賓主坐定。問統曰。今周瑜年幼。恃才罔眾。不用良謀。欺凌舊賓。皆有退意。操心無疑。誠心相待。飲膳罷。操教備下馬。邀統同觀旱寨。二人上馬。凭高望之。統曰。真將才也。操曰。先生勿得隱諱。願教之。統曰。傍山依林。前後顧盼。出入有門。進退曲折。雖古之孫吳再生。穰苴復出。釋義。穰苴音穰。戰國時人。宿願吳。起亦戰國時人。俱善用兵。而不過於此矣。罷統曲為褒貶。非真心也。操大喜。於是又觀水寨。見向南分二十四座門。皆有艨艟戰艦。列為城廓。中藏小船。往來有巷。起伏有序。統笑曰。某聞丞相用兵如神。今觀果實也。指江南而言曰。周郎周郎。尅期必亡。操曰。某聞士元乃吾師也。釋義。士元。龐統字也。望賜指示。勿吝見教。統曰。以此論之。龐統不及。怎敢妄言耶。操大喜。回寨。請入寨中。置酒相飲。共談孫吳兵法。諸家陣圖。三略六韜之書。滔滔如流。操慙慙相待。統乃佯

醉而言曰。敢問軍中有良醫否。操問何用。統曰。水軍多疾。須用妙手治之。此時操軍不服水土。多生嘔吐之疾。死者無數。操正慮此。忽聞此言。如何不問。統曰。兵法陣法皆是。但可惜不全矣。操再三請問。統曰。統有一策。使大小水軍並無疾病。人皆安穩。而獲全功。又問之。統曰。蓋因大江之中。潮生潮落。風浪不息。中原之人。不慣乘舟。致使生患。若以大船小舟。各皆配搭。或三十為一排。或五十為一排。首尾用鐵環連鎖。上鋪闊板。休言人可渡。馬亦可走矣。人若乘此。任隨風浪。潮水上下。復何懼哉。曹操下席而謝曰。非先生之良謀。安能破東吳耶。統曰。愚之淺見。丞相自裁之。操即時傳令。喚軍中鐵匠。連夜打造連環大釘。鎖住船隻。諸軍聞之。俱各喜悅。古詩云。

赤壁鏖兵用火攻。運謀決策盡相同。關生納款欺曹操。黃蓋停舟待祝融。千里軸轡音輻沉水底。一江烟浪起波中。若非龐統連環計。公瑾安能立大功。

龐統又言。某觀江左俊傑。多有怨周瑜者。吾憑三寸舌。與丞相說之。先破周瑜。則劉備無所用矣。操曰。先生果然能成大功。願請奏封為三公之列。統曰。其非為富貴。但欲救萬民矣。丞相渡江。慎勿殺害操曰。吾替天行道。安敢殺戮人民耶。統拜求榜文。以安宗族。操曰。先生家屬。見居何處。統曰。只在江邊。若得此榜。可保全族矣。操命寫榜。僉押付統。統拜謝辭別曰。可速進兵。休待周郎知覺。操然之。統別訖。至江邊。正欲下船。岸側一人。道袍竹冠。一把扯住統曰。你好大膽。黃蓋用苦肉計。闕澤下詐降書。你又來獻連環計。只恐燒不盡絕。你們把出這等毒手來。只好瞞曹操也。須瞞我不得。說得龐統魂飛魄散。畢竟此人是誰。

曹孟德橫槊賦詩

龐統急問曰。汝何人也。答曰。吾乃徐庶也。統聞是故人心下稍定。回顧左右無人。乃曰。汝果如此。可惜江南八十一州百姓。皆是你送了。

銅槩頃橫蓋世英雄空望眼

曹孟德橫槩賦詩



醉詩謾賦跨江威武吐長懷



也。庶曰：此間八十三萬人馬性命如何？統曰：吾若懼死，不來江上。庶曰：吾感劉皇叔之恩，未嘗忘報。曹操送了吾老母，吾已言終身不設一謀。今爲此事，吾安肯破你良策？只是吾亦隨軍在此。南軍一到，玉石不分，豈能免難乎？君當教我脫身之術。我即緘口遠避矣。龐統笑曰：元直如此高見遠識，眼底纖粟之計，有何難哉？庶曰：願先生教之。統去，徐庶耳邊畧說數句。庶拜曰：吾平生所許劉玄德，有伏龍鳳雛才高天下，以此論之，不虛言也。重承活命之賜，龐統別却徐庶下船。回報周瑜，只說徐庶當晚密使近人，去各寨中暗布謠言。次日寨中三三五五交頭接耳而說。少刻人來報知曹操，說西涼州韓遂、馬超謀反，殺奔許都來。操大驚，急聚眾謀士商議。操曰：吾自引兵南征，心中所憂者韓遂、馬超耳。軍中謠言，未別虛實，不可不防。誰可代吾一往？言未畢，徐庶進曰：自蒙丞相收錄，重用，恨無寸功報効。請得三千人馬，星夜往散關把住隘口。如其緊急，再行告報。操喜曰：若得元直

去，吾不憂矣。三關之上，亦有軍兵公統領之。目下撥三千馬步軍，臧霸爲先鋒，星夜往去，不可錯遲。徐庶辭了曹操，與臧霸便行。此便是龐統救徐庶後有詩曰：

曹操征南日日憂，馬超韓遂起戈矛。鳳雛一語教徐庶，正似遊魚脫釣鉤。

曹操得徐庶去了，心中稍安。操遂上馬先着沿江旱寨，次看水寨，乘大船一隻於中央上建帥字旗號，兩傍皆列水軍船，上埋伏弓弩千張。曹操居於上。此時建安十三年冬十一月十五日，天氣清明，平風靜浪。操令置酒設樂於大船之上。吾今夕欲會諸將，天色向晚，東山月上皎皎如同白日。長江一帶如橫素練。操坐大舟之上，左右侍御者皆錦衣繡襖，荷戈執戟，何止數百人。命文武等官各依階位而坐。操指南屏山如畫，東視柴桑之境，西觀夏口之江，南望樊山，北觀烏林，四顧空闊，心中暗喜。操曰：吾自起義兵以來，與國家去凶除害，誓

願掃清四海削平天下。但所未得者江南也。吾得此江南富饒之地。可以富國強兵。今手下有百萬雄師。更有諸公用命効力。何不成功業耶。收服江南之後。別無事矣。與諸公共享富貴。以樂太平。吾不忘今日之語。公幸留意焉。文武皆起而稱謝曰。願得早和。凱歌終身。皆賴主公之福。操大喜。命左右行酒。飲至半夜。操酒酣。遙指南岸曰。周瑜曾肅不識天時。幸有歸順之人。為彼心腹之患。此天助吾也。荀攸曰。丞相勿言。恐有漏泄。操大笑曰。吾觀座上諸公。近侍左右。皆孤心腹之人也。言之何碍。又指夏口曰。劉備諸葛亮。汝不料螻蟻之力。搖撼吾泰山之重也。願與諸將曰。吾今年五十四歲矣。如得江南。必有所喜。昔日橋公至。契托二女。欲令侍吾。吾視之。皆有國色。不料被孫策周瑜之所娶。再銅雀臺於漳水之上。如得江南。可娶二橋置之臺上。以足吾願。先是孔明借意說周瑜到此曹操亦有此意言訖大笑。故後

曹操收之有詩曰

折戟沉沙鐵半銷。白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

鎖二橋

於是曹操大笑不止。忽聞羣鴉之聲。望南飛鳴而去。操問曰。此鴉何夜鳴。左右荅曰。鴉見月明。將謂曉矣。故離樹而鳴也。操又笑不止。此時酒酣。教取梨立於船頭之上。取酒奠於江中。滿飲三爵。橫槊與諸將曰。吾持此槊。破黃巾擒呂布。滅袁術收袁紹。深入塞北。直抵遼東。縱橫天下。真乃大丈夫之志也。况對此景。甚有慷慨。吾當作歌。汝等和之。歌曰。釋義即古詩也故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呦呦鹿鳴。食野之萍。我有嘉賓。鼓瑟吹笙。皎皎如月。何時可輟。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濶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遶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歌罷衆和之。忽見坐間一人進曰：「大軍相當之際，將士用命之時，丞相何故出此不吉之言？」操視之，乃揚州刺史沛國相人也，姓劉名馥，字元穎。本人起至合肥，創立州治，聚逃散之民，立學校，廣屯田，興治教，深溝高壘，結甲利兵，積盈倉之粟，作草店數千椽，貯魚膏數百斛，爲守戰之具。又事曹公，多立功蹟。馥曰：「丞相何故出此不利之言乎？」操曰：「何爲不利？」馥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遶樹三匝，無枝可依，此大不利之言也。」操大怒，汝安敢敗吾興也！手起一槊，刺死劉馥。遂乃罷宴。次日，酒醒，悔恨不已。馥子劉熙告請父屍歸葬田里。操泣曰：「吾醉昨夜誤傷汝父，悔之無及，可以三公厚禮葬之。」命請送靈柩，即日而回。水軍都督毛玠請曹操看水軍擺布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曹操三江調水軍

毛玠于禁詣帳下，請曰：「大小船隻俱以搭配停當，旌旗戰具一一俱備，請丞相調遣。」次日，進兵操至水軍中央，大戰船坐定，喚集諸將各各聽令，並宜遵守隊伍，聽候進發。水軍中央黃旗毛玠、于禁、水軍前軍紅旗張郃、水軍後軍皂旗呂虔、水軍左軍青旗文聘、水軍右軍白旗呂通、馬步前軍紅旗徐晃、馬步後軍皂旗李典、馬步左軍青旗樂進、馬步右軍白旗夏侯淵、水陸路都督應使夏侯惇。曹洪護衛往來，監戰使二員許褚、張遼，其餘驍將各依隊伍。曹操令水軍寨中發擂三通，令各隊伍戰船分門而出。於三江水面乘駕，是日西北風驟起，各船皆掉而出，搖動出門，掀起風帆，衝浪激波，穩如平地。北軍在船上踴躍施勇，刺鎗使刀。曹操觀之，心中大喜，以爲必勝之法。前後左右軍皆試船，旗旛不雜。又有小船五十餘隻，往來巡警，催督操立於將臺之上，觀看調練已畢，散收在帆幔各依次序回寨。寨有二十四門，各用戰艦，艦上週圍護遶，操賞軍勞，將與諸謀士曰：「若非天命助我，安得鳳雛之妙計？」耶？果然渡江如履平地之穩。吾到南岸，人馬可一擁而上，程昱進曰：「船皆連鎖，固是平穩，且隄防火攻，難以迴避。」操

調度水軍吳岫雨收金甲冷

曹操三江調水軍



區分戰艦楚江風動錦帆高

全名承三國演義卷之五

年



大笑曰程仲德雖然有遠慮之謀可惜不知用兵之法荀攸曰仲德之言甚是未知丞相之見請問如何是不知用兵之計操曰夫爲大將者先明天時次察地理然後以法用兵多筭勝少筭不勝何況無筭乎方今隆冬之際但有西風北風何嘗有東風與南風耶吾居於西北之上彼兵皆在南岸若用火攻必乘風力以發之彼如用火是燒自己之兵也吾何懼哉若是十月小春之時何敢不隄備耶諸將皆頓首拜伏曰丞相智畧包羅天地豈等閑之所及哉操顧諸將曰青徐燕代之衆不慣乘舟今非此計安能涉大江之險班部中二將挺身而出曰小將雖幽燕之人也能乘舟今願借巡船二十隻直至江口先奪旗鼓船隻而還以顯北軍亦能乘舟楫也操視之乃袁紹手下舊將焦觸張南也操曰改等皆生長北方恐乘舟不得其便江南之兵生於長江往來水上習練精熟汝勿輕以性命爲兒戲耳焦觸張南大叫曰如其不勝即當軍法操曰戰船盡以連鎖惟有小舟

一隻船上可容二十人恐其未便觸曰若用大船何足爲奇可望付小舟二十餘隻某與張南各引一半只今日直抵江南水寨須要奪旗斬將而還操曰吾與汝二十隻船差撥精銳軍五百人皆長鎗硬弩到來日天明將大寨船到於江南遠爲之勢又差文聘亦領三十隻巡船接應汝回焦觸張南欣喜而退次日四更造飯五更結束已定早聽得水寨中擂鼓鳴金皆出寨門分布水面上長江一帶青紅旗號交雜焦觸張南早到哨船二十隻穿寨而出遙望江面進發却說南岸隔夜聽得鼓聲喧震已報入中軍遙望曹操調練水軍周瑜往山頂觀之操已收盡次日忽聞鼓震使人急上高望之早見小船衝波而來飛報中軍周瑜聽得問帳下誰敢先出韓當周泰二人齊出曰某當權爲先鋒破敵瑜喜教傳令各寨嚴加守禦不可輕動韓當周泰各引哨船五隻分左右而出却說焦觸張南憑一勇性飛棹小船而來韓當獨披掩心手執長鎗立於船頭焦觸船先到急叫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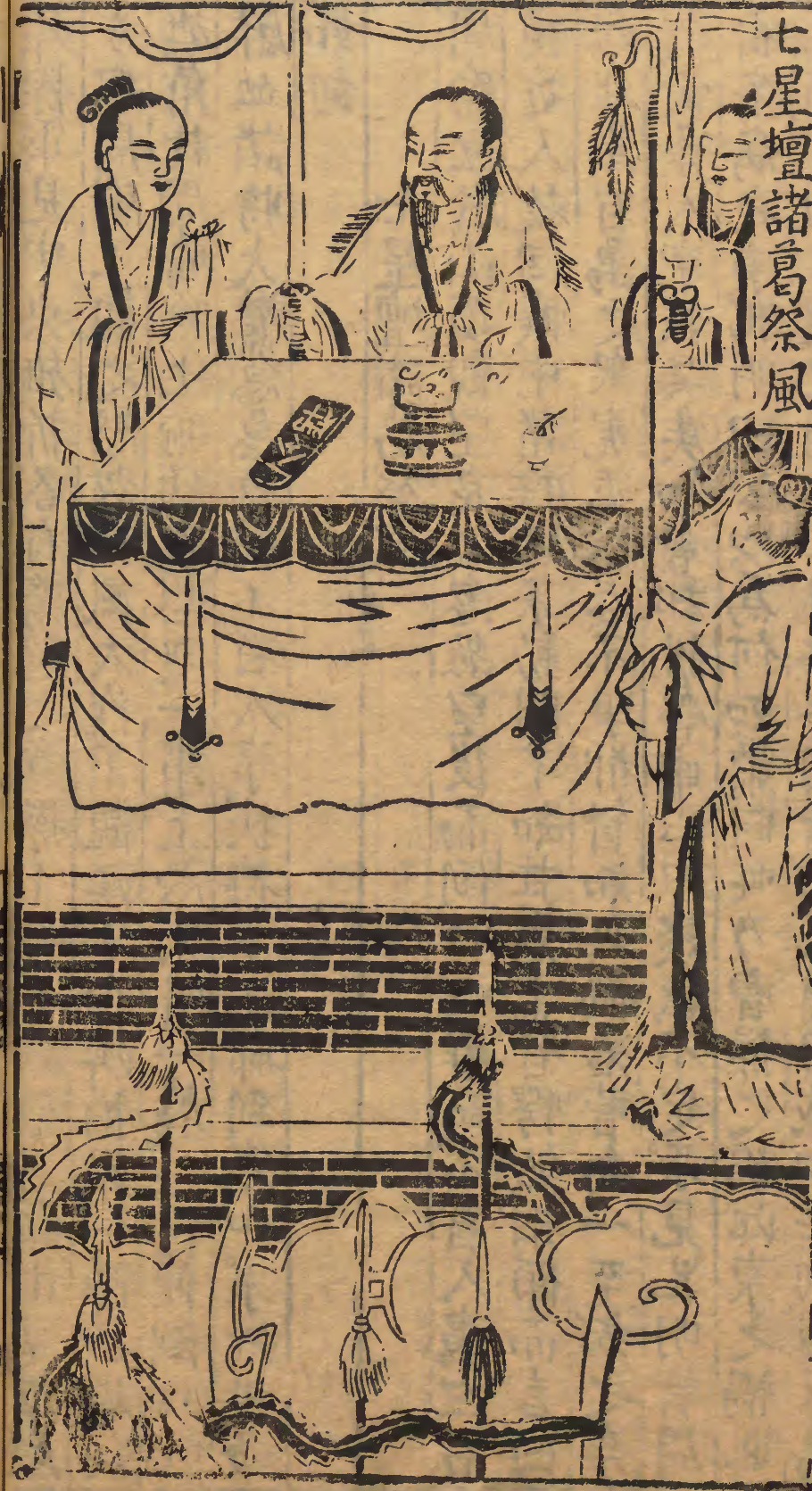
士亂射之正與韓當船頭相抵當用牌遮隔焦觸撚長鎗與韓當交鋒當手起一鎗刺死焦觸其船急回隔斜裏周泰船出張南挺鎗於船頭交鋒兩邊弓矢亂射周泰一臂挽牌一手提刀兩船相離七八尺泰即飛身一躍直躍過張南船上手起刀落砍張南於水中亂殺駕舟軍士韓當船齊到十隻船盡皆走船於半江之中與文聘船相迎兩邊擺定船隻廝殺却說周瑜立於山頂與謀士遙望江北水面艨艟戰船排合江上旗幟號帶皆有次序回看文聘與韓當周泰截江相持文聘與韓當周泰盡力而戰文聘抵敵不住而走韓周急催船趕周瑜恐深入重地便將白旗招颭令眾鳴金周韓遂揮棹而回文聘回報焦觸張南已被南將所殺操亦怏快不已收軍回寨周瑜於山頂看隔江戰船盡入水寨瑜觀之顧與謀士曰江北船隻如蘆葦之密兼操有智謀之將何計以破之眾未及對忽然見操軍寨中一風吹折中央黃旗隨入江中瑜笑曰未及破曹先有破計耳操軍見中央旗折各有驚忽之意操下令云惑眾者斬由是軍心方定周瑜正觀之際忽狂風大作下觀江水奔濤拍岸一陣風過刮旗角於周瑜臉上瑜猛然想起一事上心大叫一聲江後便倒口吐鮮血諸將大驚急急救時不省人事扶持下山歸到寨中未知性命如何

七星壇諸葛祭風

周瑜立於山頂觀望良久忽然望後而倒口吐鮮血不省人事左右親近人救回帳中諸將皆來動問不知其意盡皆愕然相顧而言曰江北岸百萬之衆虎踞鯨吞不爭都督如此倘若曹兵一至如之奈何慌差人申報吳侯知會却說魯肅心中疑惑不定來見孔明言周瑜卒病之事孔明曰公以爲何如肅曰此乃曹操之福江東之禍也孔明笑曰公瑾之病亮亦能醫手到安全也肅曰誠如此則國家萬幸即請孔明同去探病肅先入見周瑜瑜以被象頭而卧肅曰都督

壇按七星俛視鬼神呼吸內

七星壇諸葛祭風



風來萬里仰觀造化斡旋中



病勢若何。周瑜曰：心腹攪音痛，時復昏迷。肅曰：曾服何藥？音瑜曰：心中嘔逆，藥不能下。肅曰：適來請到孔明，言說都督染患。孔明言手到便除。是在帳前煩來醫治。瑜命請入，乃扶起坐於床榻之上。孔明曰：連日不面君顏，何期貴體不安？瑜曰：人有旦夕禍福，豈能自保耶？孔明曰：天有不測風雲，人豈能料乎？瑜聞失色，乃作呻吟之聲。孔明曰：都督心中似覺煩積乎？瑜曰：然。孔明曰：必須用涼藥以解之。瑜曰：已服涼藥，全然無効。孔明曰：須先理其氣。氣若順，一呼一吸之間自然全可。瑜料孔明必知其意，乃以言挑之曰：欲得順氣，當服何藥？孔明笑曰：亮有一方便，教都督氣順。瑜乃正容問之曰：願先生教之。孔明索紙筆，屏退左右，密書十六字，欲破曹公，宜用火攻，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孔明寫畢，授與周瑜。孔明曰：此病源之妙用也。瑜見了，大驚暗思：孔明真神人也。早已知吾心間之事，只得盡情告之。瑜笑曰：先生已知病源，將何治之？事在危急，望賜教之。孔明曰：亮雖不才，曾遇異人傳授八門遁甲天書，上可以呼風喚雨，役鬼驅神，中可以布陣排兵，安民定國，下可以趨吉避凶。全身遠害，都督若要東南風，時可於南屏山建築一臺，名曰七星壇，高九尺，作三層，用一百二十人執旗，圍遶亮於上，作用。借三日三夜東南大風，助都督用兵。如何？瑜曰：休道三日三夜，只得一夜人風，大事可成矣。只是事在目前，不可遲緩。孔明曰：十一月二十日甲子祭風，至二十二日丙寅，乃風息。如何？瑜大喜曰：便差五百精壯軍士築壇，撥一百二十人執旗守壇聽候。使令如此，則周瑜便起調兵。孔明即領諾與魯肅上馬來南屏山相度地勢。令軍兵取東南方赤土築壇，方圓二十四丈，每一層高三尺，共計九尺，下一層插二十八宿旗，東方七面青旗，按角亢氐房心尾箕布，蒼龍之形；北方七面皂旗，按斗牛女虛危室壁作玄武之勢；西方七面白旗，按奎婁胃昂畢觜參踞白虎之威；南方七面紅旗，按井鬼柳星張翼轸成朱雀之狀。第一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

卦。第二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三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四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五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六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七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八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九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十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十一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十二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十三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十四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十五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十六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十七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十八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十九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二十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二十一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二十二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二十三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二十四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二十五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二十六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二十七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二十八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二十九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三十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三十一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三十二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三十三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三十四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三十五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三十六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三十七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三十八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三十九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四十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四十一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四十二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四十三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四十四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四十五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四十六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四十七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四十八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四十九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五十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五十一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五十二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五十三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五十四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五十五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五十六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五十七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五十八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五十九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六十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六十一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六十二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六十三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六十四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六十五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六十六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六十七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六十八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六十九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七十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七十一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七十二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七十三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七十四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七十五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七十六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七十七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七十八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七十九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八十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八十一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八十二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八十三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八十四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八十五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八十六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八十七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八十八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八十九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九十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九十一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九十二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九十三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九十四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九十五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九十六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九十七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九十八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九十九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第一百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卦。

四卦分位而立。上一層用四人。各人戴束髮冠。皂羅袍。鳳衣。博帶。朱履。方裙。前左立一人。手執長竿。竿尖上用鷄羽爲葆。以招風信。前右一人。手執長竿。竿上繫七星號帶。以表風色。後左一人。捧寶劍。後右一人。捧香爐。壇下二十四人。各持旌旗寶蓋。大戟長戈。黃鉞白旄。朱旛。皂纛。音道環遶四面。壇臺已成。旗旛已布。專等孔明登壇作法。十一月二十日。是甲子吉辰。孔明沐浴清齋。身披道衣。散髮跣足。來到壇前。分付魯肅曰。子敬。自往軍中。相助公瑾調兵。不可有誤。倘錯過東風。不可有怪。但看東南風起。任便行事。魯肅去了。孔明囑付守壇將士。不許擅離方位。不許交頭接耳。不許失口亂言。不許失驚打恠。如違吾令者。斬之。衆皆領命。孔明緩步登壇。觀瞻方位。已定焚香於爐。注水於盂。仰天暗祝。下壇入帳中。少息。令軍士更替喫飯。孔明上壇三次。下壇三次。並不見風。却說周瑜。請程普。魯肅一般軍官。在帳中伺候。只等東南風起。便調兵出。一面關報吳侯。孫權接應。此時黃蓋

已自準備下火船二十隻。船頭密布大釘。船內裝載蘆葦。草乾柴。灌以魚油。上鋪硫黃。焰硝。引燥之物。各用青布油單遮蓋。船頭上插青龍牙旗。船尾各繫走舸。舸音可。即小船也。便往來。故謂之走舸。選二百精銳水手。在帳下聽候。只等周瑜帳中號令下來。此時甘寧闕澤。高盤。蔡和。蔡中。在水寨中。每日飲酒。不放一卒登岸。週圍盡是東吳軍馬。把得水泄不通。只等帳上號令下來。一箇箇緊拳擦掌。準備厮杀。周瑜正在帳中坐議。探子來報。吳侯船隻離寨八十五里停泊。只等都督好音。瑜即差魯肅通告各部。下官兵將士。俱各收拾船隻軍器。帆槳等物。號令一出。時刻休違。倘有違誤。即按軍法。各部回報。一切俱辦。只等指揮。是日看看近夜。天色清明。微風不動。瑜對魯肅說。孔明之言。謬也。隆冬之時。怎得東南風乎。肅曰。吾料孔明必不敢謬。漸漸近三更時分。忽聽得風聲響。旗旛動。轉。瑜出帳觀旗。脚竟飄西北。瑜駭然曰。此人有奪天地造化之功。有鬼神不測之術。若欲留之。乃東吳之禍。

根周瑜之大患也。必殺之。免生他日之憂。急喚帳前守護中軍左右校尉丁奉。徐盛。二將。稍帶二百人。用船一隻。隨徐盛。從江內來。一百人。跟丁奉。從旱路去。如到南屏山。七星壇前。休問長短。牽住諸葛亮。碎屍萬段。將那顆頭來請功。二將欣然領命去了。徐盛下船。一百刀斧手。蕩開棹槳。丁奉上馬。一百弓箭手。各跨征駒。往南屏山離大寨。只十餘里。兩路來殺孔明。伏路正迎着東南風起。有詩曰。

七星壇上正嚴凝。劍擊東風頃刻興。萬里雲煙皆動蕩。三江波浪盡掀騰。還鄉解使高皇詠。得道須教列子登。當日孔明施妙用。致令公瑾顯才能。

又詩曰

一夜東風起江干。百萬雄兵盡膽寒。諸葛身亡千載後。再無人士七星壇。

又詩曰

奸雄曹操起戈矛。志欲平將天下收。一夜東風壇上起。曹兵百萬等時休。

丁奉飛奔壇前。丁奉馬軍先到。見壇上執旗將士當風而立。丁奉下馬提劍上壇。不見孔明。慌問守壇將士。將士答曰。軍師却繞下壇去了。丁奉來尋盛。盛船已到。二人來趕孔明。忽見江邊小卒曰。昨晚一隻快船。停在前面灘口。傍晚却見先生披髮下船。那船望上水去了。丁奉徐盛水陸兩路追襲。徐盛教拽起蒲帆。搶風而使。遙望前船不遠。徐盛立於船頭。高聲大叫。軍師休去。都督有請。只見孔明立於船尾。大笑而言曰。上覆都督。好好用兵。諸葛亮暫回夏口。異日再容相見。靜軒先生有詩嘆曰。

一火能燒百萬兵。東風驟起便逃生。周郎空有妨賢計。妙算安能及孔明。

徐盛曰。暫請少住。有緊急話說。孔明曰。吾已料定。都督不能容吾。必來相害。預先教趙子龍等候。多時將軍休來追趕。徐盛見前船無蓬。只顧趕去看看。至近。趙雲拈弓搭箭。立於船尾。大叫曰。吾乃常山趙

子龍也奉將軍令特來接軍師不待一箭射殺你來顯得兩家失了和氣教你知道我手段言訖箭到處射斷拽蓬索那蓬墜落下水其船便橫趙雲却教拽起蒲帆乘順風而去其船如飛追之不及岸上丁奉慌喚徐盛船近岸言曰諸葛亮神機妙算人不可及更兼趙雲有萬夫不當之勇汝知他當陽長坂時不吾等只消回話便了因此二人回見周瑜說孔明預先約趙雲在岸口迎接去了周瑜大驚曰此人如此使吾曉夜不安矣若不與曹操連和擒劉備諸葛亮以絕後患事有反覆如何赤壁鏖兵

周公瑾赤壁鏖兵

曾肅諫曰豈以小失而廢大事曹操甚於劉備十倍若不先除喪無日矣事成之後却再圖之周瑜從肅之言喚集諸將聽令先教甘寧帶了蔡中并降卒沿南岸而進只打壯軍旗號直取烏林地面正當已良之所深入軍中舉火為號只留下蔡和一人在帳下我有

用處甘寧領計去了第一喚太史慈分付你可領三千兵直奔黃州地界斷曹操合肥接應之兵就逼曹兵放火為號盡看紅旗便是吳侯接應兵到這兩隊兵最遠先發第三喚呂蒙領三千兵去烏林接應甘寧焚燒曹操寨柵第四喚凌統引三千軍直截夷陵界首只看烏林火起以兵應之第五喚董襲引三千軍直取漢陽從漢川殺潰曹操寨中看白旗接應第六喚潘璋引三千軍盡打白旗隨後取漢陽接應董襲六隊船隻各自分路去了却令黃蓋使小卒馳書報操云言今夜二更但看船頭上插青龍牙旗即黃蓋之糧船也比及黃蓋安排火船背後撥四隻戰船以為策應第一隊領兵軍官韓當第二隊領兵軍官周泰第三隊領兵軍官蔣欽第四隊領兵軍官陳武四隊各引戰船三百隻前面各擺列火船二十隻聲聲周瑜程普在大艫艙上調兵左有徐盛右有丁奉只留魯肅共關澤龐統及眾士守寨伺候成功却說吳侯孫權差使者持兵符至說已差陸遜

火焰冲騰燭漢燎原千里赤

周公瑾赤壁鏖兵



波流濯漉焦頭爛額一江紅



先鋒直抵新黃地面進兵。吳侯自爲後應。周瑜調兵。整整有法。程普
欽服不已。瑜又差人西山放火砲。南屏山舉號旗。一齊準備已定。只
等黃昏。話分兩頭。却說劉玄德在於夏口。專候孔明回。忽見一宗船
到。乃是公子劉琦。自來探消息。玄德請敵樓上坐。說東南風起多時。
子龍去接孔明。至今不見到。吾心甚憂。小校指樊口港上。一帆風送
扁舟來到。必軍師也。玄德劉琦下樓迎接。領吏到岸。孔明子龍登岸。
玄德笑容鞠躬。問候畢。孔明曰。但無閒暇。告訴周折前者所約軍馬
戰船。皆已辦否。玄德曰。收拾久矣。只候軍師調用。孔明與趙雲曰。子
龍可帶三千軍馬渡江。迂取烏林小路。釋義按一統志云。烏林峯。在漢陽府城西六十里。
臨漳揀樹木蘆葦處埋伏。今夜四更已後。曹操必然從那條路奔
走。等他軍馬過就半中間放起火來。雖然不殺他盡絕也。殺一半。趙
雲曰。烏林有兩條路。一條通南郡。一條取荊州。不知向那條路來。孔
明曰。南郡勢迫。曹操不敢往。必來荊州。然後大軍投許昌而云。雲

計去了。又喚張飛曰。翼德你可領三千兵渡江。截斷夷陵這條路。

義按一統志。夷陵縣名。三國屬南郡。今屬荊州府。去葫蘆谷口埋伏。曹操不敢走南夷陵。必

望北夷陵去。來日兩過。必然來埋鍋造飯。只看煙起。便就山邊放起
火。雖然不捉得曹操。翼德這場功。料也不善。張飛領計去了。又喚糜
竺糜芳。劉封三人各駕船隻。繞江勸擄敗軍。奪取器械。三人領計去
了。孔明起身與公子劉琦曰。武昌一望之地。尤爲緊要。公子便回率
領所部之兵。陳於岸口。操一敗。必有逃來者。就而擒之。却不可輕離
城廓。劉琦便辭玄德孔明去了。孔明與玄德曰。主公可於樊口屯兵。
凭高而望。坐看今夜周郎成大功矣。時有雲長在側。孔明全然不採
雲長思之半晌。忍耐不住。乃高聲曰。關羽自隨兄長征戰許多年來。
未嘗相離。今日逢大敵。不肯委用。此是何意。孔明笑曰。雲長勿怪。其
本欲煩足下把一箇最緊要的隘口。爭奈有此違碍。不敢教去。雲長
曰。有何違碍。願請見諭。孔明曰。昔日曹操待足下甚厚。誓以報之。今

日操兵敗必走華容釋義

按一統志華容縣名今屬道若今是下去

時必然放他過去。因此不敢教去。雲長曰：「軍師好心，多當初曹操是重待某某，已殺顏良，誅文醜，解白馬之圍，已報訖。今日撞見，豈有於免？」孔明曰：「倘若放了，時然後如何？」雲長曰：「願依軍法。」孔明曰：「如此立下文書。」雲長與了軍令狀。雲長曰：「若曹操不從那條路上來，如何？」孔明曰：「我與你軍令狀。」玄德大喜。孔明曰：「雲長可於華容小路高山之處堆積柴草，放起一把火，烟引曹操來。」雲長曰：「曹操望見烟，知有埋伏，如何肯來？」孔明笑曰：「豈不聞兵書有云：實實虛虛之論，操雖能用兵，只此可以瞞過他也。」他見烟起，將為虛張聲勢，必然投這條路來。將軍休得容情。」雲長領了將令，引關平、周倉并五百校刀手，投華容道埋伏去了。玄德曰：「吾弟雲長義氣深重，曹操果然投華容道去時，只恐端的放了孔明。」曰：「亮夜觀乾象，曹操未合身亡，留這恩念，教雲長做人情，亦是美事。」玄德曰：「先生神算，世罕及也。」孔明曰：「來日大敗

之後，曹操必走華容。」吾今與主公往樊口看周瑜用計，留孫乾守城，即便而行。却說曹操在大寨中，與眾將商議，只等黃蓋消息。當日東南風起甚緊，程昱入告曹操曰：「今日東南風起，甚是不祥，望丞相察之。」操笑曰：「冬至一陽生，來復之時，安得無東南風？何足為怪。」軍士忽報江東一隻小船來到，說有黃蓋密書。操教急喚入，其人呈上書。書中訴說周瑜關防得緊，因此無計脫身。今撥得鄱陽湖新運到糧，盡已裝載了當。見今周瑜差蓋巡哨，已有方便。黃蓋好歹殺江東名將，獻首納降。料是只在今晚二更船上，插青龍牙旗，即糧船也。操大喜，遂與眾將來水寨中。大船上觀望，黃蓋船到，却說江東天色向晚，周瑜喚出蔡和，令軍士縛到，和叫無罪。瑜曰：「汝是何等人，敢來詐降？」吾今缺少福物祭旗，願借你首級和抵賴，不過大叫曰：「汝家閼澤甘寧亦曾預謀。」瑜曰：「皆吾之所使也。」蔡和悔之無及，瑜令捉至江邊，皂纛旗下一刀斬了蔡和，用血祭旗畢，便令開船。黃

蓋在第三隻火船上獨披掩心手捫利刃旗上大書先鋒黃蓋蓋乘

一天順風望赤壁進發釋義按方輿勝覽黃州注引水經載赤鼻山

一統志赤壁山在武昌府城東南九十里岸即為林與赤壁相對即周瑜焚曹操船處是時東風大作波浪洶

湧曹操在中軍遙望隔江看看月上照耀江水如萬萬道金蛇番波

戲水操迎風大笑自言得志忽一軍指說江南上隱隱一簇帆慢使

風而來操凭高望之報稱皆插青龍牙旗內中有大旗上書先鋒黃

蓋名字操笑曰公覆來降此天助吾也東船漸近程昱者之良久覆

曹操曰來船必詐且休教近寨操曰何以知之程昱曰糧在船中重

而且穩今觀來船輕而且浮更兼今夜東風甚緊倘有詐謀何以當

之操曰然誰去止之文聘曰某在水上頗熟願當一往言畢跳下小

船用手一指十數處巡船隨文聘船出聘立於船頭大叫丞相釣肯

南船且休近寨就江心拋住衆軍齊叫快下了蓬言未絕弓弦響文

聘被箭射中左臂倒在船中船上鼎沸各自奔回船到操寨隔二里

水面黃蓋用刀一招前船一齊發火火趁風威風趁火勢船如箭發

烟火漲天二十隻火船撞入水寨所撞之處盡皆釘住隔江砲響四

下火船齊到但見三江面上火趁風飛一派通紅漫天徹地曹操回

觀岸上營寨幾處烟火黃蓋跳在小船上背後人駕舟冒烟突火來

尋曹操操見勢急欲待跳岸上張遼駕一小脚船扶操下得船時那

隻大船已自着了張遼與十數人保護曹操在小船中飛奔岸口黃

蓋望見穿絳紅袍者下船料是曹操黃蓋脚踏船頭手提利刀高聲

大叫曹賊休走黃蓋在此操叫苦連聲黃蓋船將次趕上張遼拈弓

搭箭觀着黃蓋較近一箭射去黃蓋在火光中那裏聽的弓弦響正

中有窩翻身落水黃蓋性命如何

曹操敗走華容道

束手忙奔月落猿啼腸幾斷

曹操敗走華容道



抱頭遠竄天寒鴈度淚雙垂



盛丁奉大隊船隻都到。火須兵應。兵仗火威。此時正是三江水戰。赤壁鏖兵。着鎗中箭。火焚水溺。軍馬死者不計其數。有賦曰。

漢朝欲滅曹操獨雄。領大兵初臨塞北。列戰艦以圖江東。力似峨峨之泰山。勢如浩浩之穹窿。劍佩交加。盡參隨於玉帳。兜鍪錯雜。皆顯耀於艤艫時也。天氣嚴寒。江聲吼凍。夜月上而星斗昏。東風起兮天地動。展黃蓋之神威。助周郎之妙用。流光閃爍。湧一派蒼浪之波。烈焰飛騰。掃百萬貔貅之衆。俄爾巽二施威。孟婆振怒。祝融發雷。霆之聲。熒惑蕩乾坤之步。波底魚龍。驚聞烏兔。愁海竭而江枯。總魂驚而魄懼。帆檣皆爲風內之灰。士卒爭爭。寧寧已絕陽關之路。忽見將衝紅焰。軍哭黑烟。周泰橫衝。鋼之槩。韓當挽雕弓之弦。蔣欽捐軀而挫銳。陳武捨命而爭先。公瑾周郎談笑獨揮其塵尾。德謀程普往來盡仗乎龍泉。乃有徐盛輔合於丁奉。呂蒙協助於甘寧。凌統提兵殺散山前之陣。諸璋縱火焚燒岸

上之營。太史慈斷斬黃之要道。董元伐劫江漢之途程。吳侯爲後應。陸遜驅騎而前往。恍若密布天羅。深埋地網。乘馬者莫可加鞭。駕船者安能盪蕩。風送火勢。焰飛千丈之光。火趁風威。聲撼半天之響。焦頭爛額。以浮沉粉骨。碎身而偃仰。嗟乎。遍野橫屍。滿江流血。聞鬼哭而神號。似天崩而地裂。孔明回夏口兮。風正狂。孟德敗走華容兮。火未滅。數既難逃。天已剖。決鼎分三國之山河。名播一時之豪傑。

宋賢有詩曰

浩浩長江風浪生。當年赤壁夜交兵。負忠若不因黃蓋。妙用何曾識孔明。戰艦艤艫乘烈焰。征驍鐵甲陷連營。二橋穩坐東吳地。留得周郎萬古名。

又詩曰

魏吳爭鬪決雌雄。赤壁樓船一掃空。烈火初張照雲海。周瑜曾此破曹公。

又詩曰

漫誇黃蓋施猛火。須仗諸葛夏口風。况是周郎謀太毒。盈江戰艦

一時空。

胡曾先生詠史詩曰

烈焰西焚魏帝旗。周郎開國虎爭時。交兵不用揮長劍。已挫英雄

百萬師。

靜軒先生詩曰

山高月小水茫茫。追憶前朝暗慘傷。南士無心迎魏武。東風有意

條光景幾斜陽。

當夜張遼一箭射黃蓋下水。因此救得曹操登岸。尋着馬足走時。軍
已大亂。先說韓當冒烟突火。未攻水寨。忽聽得士卒報到。後稍舵上
一人高叫將軍衣字。韓當聽之。但聞高叫義公救我。當曰。此必黃公
覆也。乃急救之。果是黃蓋咬出箭桿。箭頭陷在肉內。當教急脫去濕
衣。用刀剗出箭頭。扯旗束之。脫自己戰袍與黃蓋穿。先令別船送回
寨。療理。只為黃蓋深知水性。大寒之時。和甲墮江。也逃得性命。不說

江中。却說甘寧令蔡中引入曹寨。深處寧將蔡中一刀砍於馬下。就
草上放起火。未。呂蒙遙望中軍火起也。故十數處火接應。甘寧潘璋
董襲分頭放火。呐喊四下鼓聲。大震曹操。共張遼引百餘騎在火林
內走。遍看前面無一處不着。正走之間。毛玠救得文聘性命。引十數
騎到。操令一處尋路。張遼指道。只有烏林地面空濶。可走。操遂趨烏
林地面。正走之間。背後一軍趕到。大叫曹賊休走。火光中現出呂蒙
旗號。操催軍馬向前。留張遼斷後。敵呂蒙前面火把從山谷中擁出
一軍。擺開大叫。凌統在此。前後掩殺。曹操肝膽皆裂。忽刺斜一彪軍
到大。大叫丞相休慌。徐晃在此。引軍混戰。衝條走路。背後又有一軍迂
來。因此呂蒙凌統戀住。廝殺被張遼徐晃保曹操去了。操望南走。一
隊馬軍屯在山坡前。徐晃出問。乃是袁紹手下舊日降將馬延。張顗
有三千餘壯地軍馬。列寨在彼。當夜見滿天火起。未敢轉動。接着曹
操。操教二將引一千軍馬開路。其餘留着護身。操得這枝生力軍馬

心中稍安。却說馬延張顗二將飛騎而來。前行不到十里。喊聲起。一彪軍出馬延問之。那負將大呼曰。吾乃東吳甘興霸言未畢。一刀斬延於馬下。張顗挺鎗迎之。被甘寧大喝一聲。措手不及。隨即一刀斬顗於馬下。後軍飛報曹操。說二將皆被甘寧斬之。操不敢望南夷陵走。撥回馬望西便走路。上撞見張郃。操令斷後。縱轡加鞭。走至五更。回望火光漸遠。操心方定。問曰。此是何處。數內有荊州降將曰。此是烏林之西。宜都之北。操見樹木叢雜。山川險峻。正行之間。於馬上仰面大笑不止。諸將問曰。丞相何故大笑。操曰。吾不笑別人。單笑周瑜無謀。孔明無智。若是吾用兵之時。預先要這裏埋下一軍。如之奈何。因此故笑。說猶未了。兩邊鼓聲響處。火烟竟天而起。驚得曹操幾兵墜馬。半腰裏一彪軍殺出。衆軍皆叫趙子龍在此。等候多時。操教徐晃張郃雙敵趙雲。遂乃冒烟突火而去。子龍尋思。歸師勿掩。窮寇休追。因此不來追趕。只顧奪擄旗幟。曹操得脫。天色微明。黑雲罩地。只

南風尚然不息。驟雨大降。渾似盆傾。瓴甕濕透。衣甲冒雨而行。行不到兩箇時辰。身上無一寸乾衣。辰時已後。雨止風息。諸軍皆有饑色。操令軍士往村落中擄掠糧食。尋覓火種。去不多時。又聽得山後火起。軍士皆回。尋得麥小糧米。操教載在馬上而行。後軍趕到。操心正慌。原來却是本部下軍兵爲首。將李典許褚保護得衆謀士百餘騎。趕到操大喜。令軍馬且行。問道。前面是那裏地面。人報。一邊是南夷陵大路。一邊是北夷陵山路。操問那裏投南。郡江陵去近。伏道人稟曰。取南夷陵。過葫蘆口去。最便。操教走南夷陵。行至葫蘆口。軍皆饑餒。行走不上。馬亦漸乏。走於路倒了者極多。操教前面暫住。馬上有稍帶得羅鍋的。也有村中擄得糧米的。便就山邊揀乾處埋鍋造飯。割馬肉燒喫。盡皆脫去濕衣。於風頭晒晾。馬皆摘鞍野放。咽咬草根。操坐於疎林之下。仰面大笑。諸官問曰。適來丞相笑周瑜諸葛亮引惹出趙子龍。折了許多人馬。如今又笑爲何。操曰。吾笑諸葛亮周瑜

雖有將才智不足耳。若是我用兵時就這箇去處也埋伏一彪軍馬。他是以逸待勞之衆。吾是救死不暇之人。縱然脫得性命。皆不免重傷矣。吾故以咲之。說猶未了。前軍後軍一齊發喊。操皆棄甲上馬。多有不及收馬者。四下早有火烟布合。山口一軍擺開爲首者。乃燕人張翼。德橫矛立馬。大叫操賊下馬受縛。諸軍衆將見了張飛。盡皆膽寒。許褚騎無鞍馬。來戰張飛。張遼徐晃二將縱馬也來夾攻。兩邊軍混戰做一團。操先走退。諸將各自脫身。張飛從背後來趕曹操。操迤邐奔逃。追兵漸遠。回顧衆將多有帶傷者。操行之間。前面有兩條路。軍士覆曰。兩條路皆取南郡。不知從那條路去。操問那條路近。軍士曰。大路稍平。却遠五十餘里。小路投華容道。却近五十餘里。只是地窄路險。坑坎難行。操令人上山望之。回報。小路山邊有數處烟起。大路並無動靜。操教前軍便走華容道。小路諸將曰。烽火起處。必有軍馬。何故到走這條路。操曰。豈不聞兵書有云。虛則實之。實則虛之。諸

葛亮多謀。故使數箇小卒於山僻燒烟。令我軍不敢從這條山路走。却伏兵在於大路。等着吾料已定。因此却走華容。衆將皆曰。丞相妙策。人不可及。遂勒兵走華容道。迺奔荊州。於路如何。

關雲長義釋曹操

曹操當日引軍走華容道。此時人皆饑倒。馬盡走乏。焦頭爛額者。扶策而行。中箭着傷者。勉強而走。衣甲濕透。箇箇不全。軍器旗幡紛紛不整。大半皆是夷陵道上被趕得慌。只騎得剗馬鞍轡。衣服盡皆拋棄。正值隆冬嚴寒之時。其苦何可勝言。望前面而行。不到十里。軍馬不進。操問爲何。回報曰。前面是山僻小路。早晨下雨。坑塹內積水不流。泥陷馬蹄。不能前進。操大怒曰。軍旅逢山開路。遇水疊橋。豈有泥濘不堪行之理。傳下號令。教老弱中傷軍士在後慢行。強壯者擔土束柴。搬草運蘆。填塞道路。務要即時行動。如違令者。斬之。多半下馬就路傍砍伐竹木。於路填塞。操恐後軍來趕。令張遼許褚徐晃引百

徹膽報恩斜曳金戈隨去馬

關雲長義釋曹操



矢心存義大開鐵鎖走長蛟



騎執刀在手。但遲慢者。斬之。此時軍已饑乏。衆皆倒地。操喝令人馬踏踐而行。死者不可勝數。號哭之聲。於路不絕。操怒曰。死生有命。何哭之。如有再哭者。立斬之。華容道上。三停人馬。一停落後。一停填坑塹。一停跟隨。曹操過險峻路稍平安。操回顧。止有三百餘騎。隨後並無衣甲袍鎧。整齊者。操催行動。衆將曰。馬盡乏矣。只好少歇。操曰。赶到荊州將息未遲。又行不到數里。操在馬上加鞭大咲。衆將聞。互相咲者。何故。操曰。人皆言諸葛亮周瑜。足智多謀。吾咲其無能爲也。今此一敗。吾自是欺敵之過。若使此處伏一旅之師。吾等皆束手受縛矣。言未畢。一聲砲響。兩邊五百校刀手擺開。當中關雲長提青龍刀。跨赤兔馬。截住去路。操軍見了。亡魂喪膽。面面相覷。皆不能言。操在人叢中曰。既到此處。只得決一死戰。衆將曰。人縱然不怯。馬力乏矣。戰則必死。程昱曰。某知雲長傲上而不忍下。欺強而不陵弱。必有患難。必須救之。仁義播於天下。丞相舊日有恩在彼處。何不親自告

之必脫此難矣探從其說即時縱馬向前欠身與雲長曰將軍別來

無恙。雲長亦欠身答曰：「關某奉軍師將令，等候丞相多時。」操曰：「曹操。」

兵敗勢危到此無路望將軍以昔日之言爲重釋義曹操之厚奉嘗

言吾當以重報之故操今日引而爲言矣雲長荅曰昔日關某雖蒙丞相厚恩某曾解白

馬之危以報之。今日奉命。豈敢爲私乎。操曰。五關斬將之時。還能記。

否古之人。大丈夫處世。必以信義爲重。將軍深明春秋。豈不知庾公

之斯追子濯孺子者乎。雲長聞知，低首不語。

考證

昔曰春秋之時，鄭國有一賢大夫，名

子濯孺子子濯孺子精于矢之藝鄭人使子濯孺子領兵侵衛衛使其將庾公之斯迎之鄭兵大敗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從者曰衛兵至近大夫

死矣乘車而走衛兵赶上子濯孺子作曰追我者誰也左右曰衛將可以用箭射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追兵近吾必死矣乘車而走衛兵赶上子濯孺子作曰追我者誰也左右曰衛將

庾公之斯也子濯孺子曰吾生矣左右曰庾公之斯乃是衛國第一善射者也又與大夫无故舊之親何言其生也子濯孺子曰雖與我

無親他魯牧尹公之他處李藝來尹公之他却是我的徒弟尹公之
他是箇正直之人其朋友必是正人也我故知其人不肯加害於

我故言其生也左右未信忽庾公之斯追至大叫曰夫子何不持弓矢子濯孺子荅曰今日吾臂疼不可以執弓庾公之斯曰我昔日學

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藝反害於夫子雖然如此今日之事乃君之事也我不敢廢之遂抽矢去其箭

頭發四矢而回。於是子濯孺子當時曹操引這件事。說猶未了。雲長是子得命而回國。大義出孟子。

箇義重如山之人。又見曹軍惶惶皆欲垂淚。雲長思起五關斬將放他之恩。如何不動其心。於是把馬頭勒回。與眾軍曰。四散擺開。這箇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操見雲長勒回馬。便和眾將一齊衝將過去。雲長回身時。前面眾將已自護送曹操過去了。雲長大喝一聲。眾皆下馬。哭拜於地。雲長不忍殺之。正猶豫中。張遼縱馬而至。雲長見了。又動故舊之情。長歎一聲。並皆放之。後來史官有詩讚曰。

徹膽長存義。終身思報恩。威風齊日月。名譽震乾坤。忠勇高三國。神謀陷七屯。至今千古下。軍旅拜英魂。

宋賢有詩曰

曹公兵敗走華容。正與雲長狹路逢。蓋為當初恩義重。故開金鎖走蛟龍。

曹操既脫華容之難。行至谷口。顧所眼隨軍兵。有二十七騎比及天

近南郡。火把齊明。一簇人馬攔路。操曰。吾命休矣。只見一聲哨馬衝倒。方認得是曹仁軍馬。操纔安心。曹仁接着言道。雖知兵敗不敢離遠。附近迎接。操曰。幾與汝不相見也。接入南郡。隨後張遼也到。言雲長之德。陸續敗兵皆隨首將歸南郡。操點將校中傷者極多。操令將息坐至半夜。仰天大慟。眾將曰。丞相於虎窟龍潭中。逃難之時。全無懼怯。今已到城。廓人已得食。馬已得料。整頓軍馬。再去復讐。何故痛哭。操曰。孤哭郭奉孝耳。眾將曰。郭嘉已喪久矣。丞相此哭何意。操曰。若郭奉孝在不。使孤有此大失矣。遂掇臂大哭曰。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眾皆默然。史官有詩曰。

緯地經天實可誇。少年才學冠中華。曹公深識真梁棟。兵敗猶然想郭嘉。

此時深贊郭嘉之才可惜先亡

次日天曉。曹操喚曹仁曰。吾今暫回許都。收拾軍馬。必來報讐。汝可保全南郡。堅壁休出。若攻打至急。吾有一計。密留在此。非急休開開。

則依計用之。百發百中。使東吳不敢正視南郡。曹洪等親密受之。將軍馬盡撥與汝。所有荊州原降文武。吾盡帶回許都。陸用仁曰。合肥襄陽誰可守之。操曰。荊州是汝領之。襄陽吾已撥夏侯惇守之。合肥最為緊要之地。吾令張遼為主將。樂進李典為副將。保守此地。但有緩急。飛報將來。曹操分撥已定。遂上馬引七百餘騎。連夜奔許昌而去。曹仁乃遣曹洪據守夷陵。南郡之勢以防周瑜。却說關雲長引五百校刀手。回見玄德。此時諸軍皆得馬匹器械錢糧。已回夏口。精神百倍。雲長不獲一人一騎。盡皆放了。空回見玄德。孔明正在廳上作賀。忽報雲長至。孔明忙離坐。執盃相迎。曰。且喜將軍立此蓋世之功。與普天下除其大害。合宜速接慶賀。雲長默然。孔明曰。將軍莫非因吾等不曾遠接。回顧左右曰。汝等緣何不先報覆雲長。曰。關某特來請死。孔明曰。莫非曹操不恤投華容道上來也。雲長曰。是。從那裏來。關某無能。因此走透。孔明曰。掣得其將士來。雲長曰。皆不曾得的。

孔明曰。此是雲長想曹操昔日之恩。故意放了。昔日漢高祖斬丁公。封雍齒。考證漢高祖惟水之敗。羽將丁公雍齒追之。帝急顧曰。兩賢不忠。使項羽失天下。遂斬之。所以正軍法也。王法乃國家之典刑。豈容人情哉。既以遺下軍令狀。罪不能免。推出斬之。以正軍法。雲長性命未知如何。

實
起自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戊子歲至本年止首尾一年事

三國演義 卷之五

命水映映何

客入靜光親以散丁軍令其罪不賴免其出陣之以五軍去雲其卦

不忠對其陣夫天不殺神文特丁公降軍中日丁公為軍而以五軍去也王去公因寒之典何豈

性乘齒天齒何時敵乎丁公必以財直謝之對陣其帝公乘齒性之

亦即口此景雲其財昔日之恩姑意效了昔日戴高時傳丁公

